

「華盛頓」的資格，前來中國和韓德「調查事實」。其間漫歷中國南北各地，還特別到東北及台灣，繞了一個大圈。在此暑氣凌人之際，以一個外國人為我們中國的開端之爭前來「調查事實」，真是值得欽佩的。更不愧舉國上下，熱烈歡迎。韓並列「爲出發點，且中國視其爲「太上皇」。則其對中國露骨的批評，早在吾人意料中。

魏氏在歸華前，發表一篇聲明，作爲其月餘調查之結論，筆者看過以後，覺得非常慚愧，因爲中國自己的醜陋及真正的病害，除蒙門之外，幾乎合巨富，怎樣妄購美金，大發財利刃外，幾乎合盤叫號。魏氏托出來，不禁發生幾點感想：

① 魏氏在聲明中，對於中國目前國內和戰問題，以及各地實在之現象有這樣的話：「中國人民俱渴望及早和平與永久的和平。現象，對眼前之間題不求解決，而以相當之時間與精力，據於認貳外來之影響或覓取外來之援助。多數尊崇愛國之中國人士，原應充滿希望與決心者，反陷於可鄙之失敗。主觀，言之誠屬令人喪氣，中國現仍擁有其本身復興所關二大部份資源，復興有待於睿智之領導與道德及精神上之再生，而此僅能求諸中國內部。」

共深切願望全中國人民之福利，余深信中國武力，則於致力實現其理論時，將自動停止使用，如渠等對協助中國人民之願望具有誠意，則以和平方式代替數月來可悲之暴亂與

詩
序

去矣！魏德邁特使

一個外國人要在中國取得土地權，除了查明其為美國國民之外，還要查明其所屬的邦，領地，或屬地的法律，對於外國人土地權，怎樣限制，然後纔能給該外國人以同樣的待遇，以及同樣的限制。……如果不能解決這些困難，則條約所要達到的平等互惠的目的，仍然是無法達到的。

專論

中美商約與土地權問題

北京大學教授 王 鐵 崑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中美關於取消美國在華治外法權及處理有關問題條約，對於中美兩國人民將來在彼此兩國領土內取得土地權問題，未有明文的規定。這是與同日期的中英條約不同的一點。中英條約英文附件第三節規定：「締約一方之人民，在締約彼方之領土全境，得依照彼方之法令所規定之條件，享受取得並保有不動產之權利」；所謂「不動產之權利」包括土地權在內的。

關於這一點，我在「新的研究」一書第七章「中美條約與不動產權利」曾經加以討論。一九四三年的中美條約規定中美兩國將來締結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在將來締結的條約對於土地權問題是無法不加以規定的。但是，一方面美國聯邦的情形特殊，另一方面中美之間的條約規定必須實現平等互惠的原則，問題殊不易合理解決。當時，我提出一種解決的辦法，即以美國之邦為標準而決定中美兩國人民取得土地權的情形，亦即限制外國人取得土地權的美國之邦公民，在中國也就不得取得土地權。此種解決的辦法，係以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美國與暹羅所簽訂的商約第一條第七項及第八項的規定為例證（該規定文見新約研究，頁九二至九三）。

現在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已經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簽訂。關於土地權的規定見於該約第八條，其規定稱：「締約此方之國民，法人及團體，在締約彼方全部領土內，應許其依照締約彼方法律規章所規定之

條件及手續，取得，保有與處分地產及其他不動產；……倘美利堅合眾國任何州，領地或屬地，現在或將來不許中華民國之國民，法人及團體，與美利堅合眾國之國民，法人及團體，在同樣條件下，取得，保有或處分地產及其他不動產時，則前面之規定，概不適用。遇有此種情形，中華民國對於在該州，領地或屬地內有住所之美利堅合眾國國民，或依該州，領地或屬地之法律所創設或組織之美利堅合眾國法人及團體，無損給予優於該州，領地或屬地現在或將來所給予中華民國之國民，法人及團體之待遇」。

此條規定顯係採取我前此所建議的解決辦法，也可能美國在提出條約草案之時，即依美邏商約的前例作此規定。美邏商約與中美商約的規定不盡相同，然而其目的是相同的，同時所採取解決問題的辦法在原則上也是相同的。

美國關於外國取得土地權的法律因各邦而不同。固然大多數之邦均允許外國人購置土地，然而仍然有地權的限制，所有權的年限，土地的範圍以及土地的地點等等限制。有的邦僅允許公民或具備公民資格的外國人取得土地權，有的邦則僅許聲明願入美國籍的外國人取得土地權；甚至有的邦如 *Nebraska* 特別不允許中國人取得土地權。在美國，關於不動產權利的立法權在於各邦，這是憲法所規定的，因此聯邦政府不能變

（以下接第六頁）

論英國的經濟危機

北平國立鐵道管理學院 教授 粟寄滄

一、英國經濟危機的造成，其原因不在工黨政府之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革，而在這種改革之推行不堅定，不能澈底，尤其是在其對外政策之未能脫離帝國主義的窠臼，生產不足，財政匱乏，入超激增，金元枯竭。

最近英國的經濟危機愈趨嚴重，同時，英國的政局亦隨之呈現杌陧不安之象。工黨中的左派分子不斷地批評艾德禮—貝文的內政外交路線，工黨內部的分裂，愈見深化；同時工黨的反對派則更對當前的經濟情勢和政府措施痛加抨擊，例如六月二十六日保守黨副領袖艾登在白金漢郡集會中就曾發表過演說：「英國下一次戰爭是一種經濟戰爭，今年冬天就要發動了。這次戰爭如果我們不能獲勝，如果我們不能把經濟建立在鞏固的基礎上，匪徒與災荒將達到一種不可想像的地步。現在煤產量未達到標準，美元即將用罄，重要的出口貨不等。工黨政府不準備負起任務，除了繼續力進『工業團有的深淵』外，沒有政策」。本月四日保守黨魁邱吉爾在其出生地伯倫海姆宮向群衆演說，對於工黨政府更盡其冷嘲熱諷的能事。他說：「我們的部長每週未必告訴我們英國的情形怎樣辦法。每個有思想的人都明白這事實，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由企業組織將近四千七百萬人受到溫飽，雖然食物一半來自海外，但進步是不好的，我們的生活程度在戰前即已成為全歐最高的了。後來兩個大禍降臨了，其一是二次大戰，二是工黨之執政。我們已經渡過了頭一個難關，現在我們要的是如何從第二個災禍解救出來？假若我們不能做到這一點，將來不但要經濟破產，而且要遭受餓餓的威脅」。最近甚至於擁護社會主義的《每日鏡報》也於上月二十八日撰論要求首相艾德禮引咎辭職，否則國會大部分議員必將迫其下野。同時，英國國會以外的人士對於英國經濟情勢之嚴重亦有主張促成聯合政府，俾能集中人材，時發表應付今冬經濟危機的方案，結果國會以絕大多數通過信任案，議員表示一致支持「請相認爲必須採取之各種措施」。下月八日英下院復以二百五十一票對一百四十八票通過授權政府的緊急法案，該法案授權

政府在經濟危機中對全國工商業及各種資源有廣泛之緊急處置權力。此項權力之大與一九四〇年敦克爾克退却時賦與邱吉爾的權力相若。由於國會的信任與緊急權力的取得，英工黨內閣的政治危機可能暫時平安渡過，但英國的經濟危機，並不因此而消滅。工黨政府如欲克服當初的經濟危機，非改變現有的內政外交政策，採取更進步的措施不可。

當前英國經濟危機的主要表現，是生產的不足，財政的匱乏，入超的激增和美元的枯竭。此種危機現象之造成有人歸咎於工黨政府之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革，這種看法我們是決不能同意的。邱吉爾和艾登之所以對於工黨政府的種種指責，大半出之於階級的偏見，而與事實完全相反。老實說，戰後英國如果仍然由保守黨執政，則經濟危機之嚴重恐怕還要遠勝於今日。我們認為今日英國經濟危機之發生，其原因不在工黨政府之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革，而在這種改革之實施不堅定，不够澈底，尤其是因為英國外交政策之未能脫離帝國主義之窠臼。當工黨七台之初，要求實行社會主義改革的聲浪，直沖雲霄，政府對於企業國營方案的策劃，一時亦頗為積極。但愈到後來，工黨政府經濟政策的「社會主義」色彩便加濃了。例如英國銀行實行國營後，其權力與任務同以前並無多大差別，只是把過去久已實行的許多事項加以法律化而已。至於鋪鐵，煤礦及對外貿易的國營計劃，亦遲遲未能付諸實施。但在另一方面，政府在復員時期對金融寡頭與大企業的獨佔支配，却極力加以協助。尤其是在對外政策方面，工黨政府努力鞏固帝國的統治，企圖重振世界的霸權，其舉措之富於帝國主義的色彩，較之歷屆保守黨政府並無特色。在工黨政府這樣的內外政策之下，英國經濟危機之日趨尖銳化，固寧說是當然的結果。

第一，我們先就生產的情形說。英國自工黨執政以來，即努力增加生產，尤其是最近財務部長克利浦斯所號召的生產宣傳運動，情況更為

熱烈，這個運動的口號是「工作，否則匱乏！」（Work or Want）。在全英各都市，各鄉村、各車站，各娛樂場及一切公共場所都張貼着這個怵目驚心的大標語。英國當局雖如此熱心提倡增產運動，但主要的工業生產（尤其是煤）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此中原因固多（如原料的缺乏設備的陳舊等是），但最主要的，第一，是政府未能認真推行其計劃經濟政策，以致生產組織未能趨於合理化，生產率亦未能加以最有效的配合與運用。第二，是勞力的缺乏，而勞力缺乏又是英國現行的對外政策所造成的。我們都知道戰前英國的全部兵役人員，不過五十萬人。而現在據官方公佈，常備軍約一百卅萬人，海外駐軍約卅五萬人。根據最近通過的兵役法，即令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底，服役軍人也還超過一百萬人，這數字仍比戰前多五十萬人。若就現有的兵役人數論，則超過戰前遠七、八十萬人之多。假若這七、八十萬壯丁能從兵營轉入工廠，則今日英國增產運動中所遭遇到的勞力問題就不迎刃而解了嗎？不言，戰後英國雖已精疲力竭仍不無力度德，欲溫已往大英帝國主義的迷夢。而貝文的外交政策更是亦步亦趨地依附美國，因而使英國捲入美蘇對立的漩渦，結果英國乃不能不在極端困苦的情勢下維持大量的軍隊。一九四七年的國防費約十七億鎊，佔全國稅收總數百分之五十五，如此龐大的軍費，斷非英國現有的財力所能勝任。自戰爭結束，英國在戰敗國以及其他地區或駐有軍隊，或握有行政權，因之須負擔一大筆維持費。

在戰前，英國的海外支出每年約為一千萬至兩千萬英鎊，而一九四五年則為二億五千萬鎊，一九四六年為三億鎊，佔該年國際收支逆差總額（四億五千萬鎊）的三分之二，其中直接用在海外駐軍方面的，就達二億二千五百萬鎊。由此可以看出戰後的英國依然維持戰時的支出！因此，工黨中的所謂「反叛派」議員和工會的領袖，曾一再質問當局，英國當此人力如此缺乏，財政如此困難之時，為什麼還保留大量的軍隊不予復員？同時，礦工也以此為藉口而拒絕增加工作時間。但頑固的貝文却堅持他的政策，不肯改弦更張，直到現在真正山窮水盡之時，艾德禮才不得不毅然決定裁軍，但在時間上已嫌稍遲，而裁減的人數又未能達到合理的數字，以致仍不免於工黨左派的責難。總之，今日英國的國力已大非昔比，今後必須放棄帝國主義的政策，大量裁減國外駐軍，藉以節省支出，增加人力，緩和國內的經濟危機。

其次，我們再從對外貿易和國際收支方面去研究當前英國經濟危機的真象。我們都知道英本國是一個島國，每年所製造的與原料（除煤外）大半仰給於海外的輸入，而英國所賴以償付入口商品貨款者，厥為其有形的輸出與無形的輸出（海運，保險及國外投資的收入等項）。在戰前的三年，英國出口貨值約當進口貨值百分之五十四。抵補入超最大的兩個項目是海外投資收入和船運收入。可是，大戰結束以後，英國國外資產變甚多，每年的利息和紅利收入隨之大為減少，一九四五年約為一億鎊，僅合戰前之一半，一九四六年更減至六千萬鎊，僅合戰前百分之卅。至於船運收入，因戰時商船損失慘重，貨運大半停止，戰後一時不易恢復，一九四六年貨運淨收入幾等於零。戰後英國復自建設，百廢待興，外貨輸入有增無減，而出口無法即時大量增加。為維持過渡時期的收支平衡，乃有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向美國大借款的事實發生，借款的總額是九億三千七百五十萬鎊，即卅七億五千萬美元。英國當時預計這筆借款可以支持五年，到那時英國經濟可以復興，國際收支也可以平衡了。但事實已把這個希望打破了。由於工業生產之未能迅速增加，出口貿易亦不能達到預定的目標，終至入超與日俱增，外匯的蝕耗愈來愈快。據艾德禮在下院報告，一九四六年英國外匯虧損達三億五千萬鎊以上，其中已計入加拿大之貸款，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僅美金虧損即達四億○五百萬鎊。為彌補國際收支的平衡，祇有加速提用美元借款。據估計截至現在止，卅七億五千萬美元貸款中已用去廿億五千萬美元，所餘之數最多能支持到今年年底，或者不到年底就全部化光了。英國是非依賴輸入不可的，而入超之數又非動用外匯彌補不可的，怎麼辦呢？在貝文親美媚美的外交路線之下英國自然祇有再向山姆叔叔求救了。由此，我們當可明瞭為什麼當馬歇爾提出援歐經濟計劃之時，貝文竝興奮得「感激涕淚」，譽之為「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傑作」，並發誓不惜「鞠躬盡瘁」以促其實現。可是馬歇爾的援歐計劃目前還止於是一個計劃而已。這個計劃還有待於美國國會的通過。而掌握錢袋的美國國會是否願意出錢及出多少，一切尚在未定之天。但現在英國的「金元恐慌」已迫在眉睫，看最近的情形艾德禮恐怕真要率領內閣代表團到美國去表演一幕「哭喪庭」了。據中央社華盛頓本月六日電：「美國務卿馬歇爾本日宣稱；美國已接受英國之建議，將召開會議，以討論放寬英美貸款協定之間題」。美國為了樹立自己的世界霸權，可能對英國繼續予以經濟的援助。但此種援助決不是無條件的。作為上次卅七億五千萬元大借款的代價

，美國從英國方面獲得了放寬飼食管製，取消人口定額與帝國互惠的好處，還在英國人看來，簡直是一種經濟的屈服，即所謂經濟上的慕尼黑。英國工黨中的左派也常以此批評政府當局，他們認為英國為換取美國的援助而付出了太大的代價，是得不償失，是自陷泥沼。貝文的外交線最後必使英國變為美國經濟的附庸。

其實，英國目前所患的「金元恐慌」，也是英國的對外政策所造成。貿易的偏向是其中的主要癥結之一。英國的白皮書說：「我們的百分之四十二的進口，是從西半球來的。這是我們所必需糧食與原料的主要來源」。「可是，我們只能向西半球輸出百分之十四」。「因之，我們對這些國家擔負了極大的不敷額，而這些不敷額是必須以美金或同等價值（黃金）的東西才能解決的」。據估計，在英國所化費的美國貨款中，食糧及飲料佔百分之四十七。因此，工黨中的左派指責當局不應以高價向美洲購買糧食，消耗寶貴的美元。這種指責是對的。因為英國果欲解決國內的糧荒而不致成為金元的俘虜，是儘可向東歐——尤其是向蘇聯找相路的。

目前東歐各國（蘇聯在內）在經濟上有一共通之點，就是一方面有豐富的糧食可以輸出，另一方面又需要大量的工業品入口，以供復員建設之用。反之，如果英國能夠和這些國家維持友好關係，互通有無，以自己多餘的工業品換取對方的糧食與木材，減少對美國的依賴，矯正貿易的偏向，抑此入超的劣勢，節約美金的消耗，豈不是利人利己，一舉兩得嗎？無如今日英國的外交政策，在貝文的領導之下，一切唯美國的馬首是瞻，敵視蘇聯，擗棄東歐，甚至對匈保完全斷絕貿易往還，這簡直是把英國最有利的生意路自行封塞了。英國人是講求現實主義的，假如他們不願意挨餓受凍，不願意英國變成美國經濟的附庸，那就應該改變對東歐各國的態度，尤其應該推行美蘇平行外交政策，正如工黨理論家威拉斯基教授所說：「英國如欲保持自由與其英國特質，即不可與美國往來，而只與歐洲國家，尤其是蘇聯，更趨接近。」

（以上接第三頁「中美商約與土地權問題」）
更邦的法律，條約的規定如與邦的法律衝突就不實現其規定的效果。

爲要取得國家之間的平等互惠，條約頗有特殊的規定，以解決特殊問題。解決的辦法可以從各方面來想像，也就是以各種不同的標準來做解決的根據。例如，條約規定種類的限制，即美國各邦法律所定的各樣限制，條約規定簽約雙方人民均受同樣的限制。又例如，條約規定區域的限制，中國也劃出若干區域以易美國限制外國人取得土地權的邦相對待。但是，這些標準均不甚合理，在實際上也不甚容易辦得通。因爲邦的法律常常變動，有的邦可能做到根本不認外國人或特別中國人享有不動產的權利，同時，分區限制的辦法在非聯邦制度殊無法實行。因此我前此所建議的辦法，美遂一約規定的前例，以及中美商約第八條的規定也許是最合理而辦得通的。

不過，關於這樣的解決辦法，這樣的規定，我還要指出，在實行的時候並不是沒有困難的。依據中美商約第八條的規定，一個外國人要在中國取得土地權，除了查明其爲美國國民之外，還要查明其確在美國那一邦，領地，或屬地有住所；查明之後，還要調查研究該邦，領地或屬地的法律對於外國人土地權怎樣規定以及怎樣限制，然後才能給該外國人以同樣的待遇以及同樣的限制。再就法人及團體來說，先要查明要在中國取得土地權的法人及團體係依美國那一邦，領地或屬地的法律所創設或組織的，然後進而作調查，研究，以及決定的工作。並且，無論在國民或在法人及團體的方面，美國人民儘可以變更住所以及選擇創設或到的。

三十六年八月十日北京大學。

知識代——以現代的精神開自由的路；——內容豐富切實！——人人愛讀
——以超然的立場說公允的話。——歡迎長期訂閱。——人人要看

購買力平價學說及其應用

· 北京大學教授 周作仁

欲安定外匯，首須停止或限制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如何停止，又與整
理財政、發展生產，及外國借款等問題有密切關係。

我國人士於討論外匯問題時每引用購買力平價學說。此一學說在外
匯理論上及政策上均占有重要地位。爰述此說之要旨及其在實際方面之
重要性，對於當前外匯問題之認識或可有所裨益。

吾人知在金本位國家之間匯價或匯率之變動係以法定平價為中心。
所謂法定平價，即各國貨幣法中所定貨幣單位所含純金重量之比率。例
如，在一九三一年九月英國尚未停止金本位以前，英鎊所含之純金為一
一三·〇〇一五六格令，美國所含之純金為二三·二二格令，以後者除
前者，可得英美兩國貨幣之法定平價，即一英鎊等於四·八六六五美國
。兩金本位國匯價之變動，以法定平價為中心之外，又受金點或稱現金
輸送點之限制。所謂現金輸送點，乃對法定平價加上或扣除輸送現金費
用以後之比率。若市價較大或較小於此比率，則將引起現金之輸出或輸
入。學者認為金本位國家間匯價之變更係由各國之國際收支情形而定，
但以法定平價為中心，且受金點之限制。

在紙本位之下，兩國貨幣之比率無法定平價，亦無現金輸送點之限
制。因是，紙本位國間匯價之變動或非常劇烈。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尤其是戰後，各國匯價之變動乃一顯著例證。然紙本位國家匯價之變動
是否亦有一中心或標準？是否仍可由各國之國際收支情形加以說明？對
於此類問題之解答，有一派學者則主張購買力平價學說。

此一學說在十九世紀初葉已有一部份之發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
間及戰後，瑞典學者卡索爾力主此說並加以發揮，甚引起世人之注意。
各國學者之中，有贊同此說者，亦有反對者。茲略述卡索爾之說於後。
卡氏謂：「欲瞭解大戰所遺於吾人之匯兌問題，首先須解答一問題
。即吾人需要外幣之主要原因為何，且外幣之本身價值如有變動，對於
吾人之需要此種外幣有何影響乎？」卡氏於是說到：「吾人所以願用某
一價格購買外國貨物，實由於此幣對該國之商品及勞務有購買力之故。

在他一方面，吾人若供給一定量之本國貨幣，實係供給對本國商品及勞
務之購買力。所以用本國貨幣評量外國貨幣之價值，主要地視兩國貨幣
各在其本國所有之購買力而定」。

此乃對於匯率如何決定之初步認識。蓋一人若取得外國貨幣，並不
能在本國即直接購取外國境內之貨物及勞務，其間不免有各種困難，可
影響彼對外幣之評價。由於兩國經濟情形不同，以及運輸與關稅等因素
，可使兩國正常匯率與兩國貨幣購買力之商數發生差異。所以匯兌問題
之性質甚為複雜。卡氏也是乃論及通貨膨脹與匯率之關係。

卡氏謂：「假設甲乙兩國貿易在正常自由狀態之下，則兩國之間轉
運有某一個匯率成立。若兩國貨幣之購買力不變，且兩國之貿易未發生阻
礙，則此一匯率除有輕微波動外，將不致改變。現設中國實行通貨膨脹
，通貨購買力因之減少，則中國通貨之價值在乙國必將依同一比例而低
落。又設同時乙國之通貨亦膨脹，其購買力亦減少，則中國通貨之價值
必將相當增高。例如：中國通貨膨脹之程度為三三〇與一〇〇之比，乙
國通貨膨脹之程度為二四〇與一〇〇之比，若以乙國通貨表示中國通貨
之價值，則新匯率即將為舊匯率之四分之三。由是可得一法則，即：如
兩國同時膨脹通貨則正常匯率等於兩國通貨膨脹程度之商數乘舊匯率。
：由以上方法所算得之匯率，須認為係兩國通貨之新平價。實際匯率不
論其暫時之波動如何，總趨向於此平衡之點。我稱此一平價為購買力平
價」。

卡氏說及有人用直接方法求得兩國通貨購買力之商數，且認此一數
為匯率之正常水準，但問題並不如此簡單。卡氏以為：人須先知能代表
一平衡狀態之舊匯率，然後始能計算在兩國通貨價值變動以後亦能代表
平衡狀態之新匯率。

現可舉一例以說明卡氏之意旨。在一九一四年大戰發生以前，各國
多採用金本位。國際貿易之限制甚少，用金本位之物價水準有一致之等

向。一定數量之金在各諸國之購買力，可視為大致相等。因此，以前之法定平價可代表購買力平價。就英美而論，兩國通貨之法定平價為一英鎊等於四·八六六五美元，前已說明。假設在戰事發生後之某年，兩國金本位均已停止，並發生通貨膨脹。不過英國通貨膨脹之程度與戰前相較為三二〇與一〇〇之比，美國則為二四〇與一〇〇之比，現如以三二〇除二四〇，將所得商數乘舊時平價四·八六六五美元，即得三·六四九八美元，即一英鎊等於三·六四九八美元，此乃英美兩國通貨之購買力平價，亦即兩國通貨購買力變更以後之正常匯率。

上述卡氏之見解係與一種貨幣數量說相關聯，此說認一般物價係隨貨幣流通的數量而變動。卡氏以為貨幣數量之變動引起物價之變動，於是引起匯率之變動。一國通貨膨脹之程度可由一般物價增長之比率知之。因此，以上所說兩國通貨膨脹程度之商數，實際上係就兩國一般物價指數之商數計算。所謂購買力平價即係以兩國物價指數乘舊平價而得。但實際市場匯率與購買力平價常不免差異，有時差異甚大，卡氏所舉之理由大略如以下所述：

卡氏學說以自由貿易為基礎，若兩國貿易有任何限制，則實際匯率與購買力平價不能一致。彼謂：「若兩國貿易有一方遭受較大的阻礙，則該國通貨之價值在他一國勢將跌落至購買力平價以下」。由卡氏之見解，外幣乃取得外國貨物之工具，若某國貨物由於人為限制而較難取得，則此國通貨在他國之價值必將跌落。凡禁止或限制輸出，提高關稅，限制輸入等方法，均可使某一方之輸出比較困難。在另一方面，吾人須知自由貿易可使兩國匯率恢復平衡。例如：甲國通貨由於某種原因在乙國被低估，即實際匯率降至購買力平價以下，則甲國貨物在乙國視之較貴，反之，甲國視乙國之貨物即較貴。於是甲國之輸出增加，輸入減少。因此，乙國對於甲國通貨之需要增加，引起其價值之上升。此種情形勢將繼續至實際匯率與購買力平價接近而後已。關於實際匯率與購買力平價發生差異之故，除某一方在貿易上所受之限制以外，卡氏更舉出若干原因，如對某國通貨未來之價值失去信心，投機作用，輸出品價格之變動與一般物價發生差異等，現在無須逐一加以解釋。

要之，依卡氏見解，購買力平價，猶之金本位下之法定平價，乃一平衡點，實際匯率之波動係以此點為中心。所謂購買力平價則係依兩國物價變動之幅度而定，兩國物價變動之程度，又係依兩國通貨之數量而定。以上所述為卡氏學說之要旨。吾人以為中國外匯政策可由卡氏學說

獲得重要之啓示，今略論於後。吾人首須注意者，卡氏特別指出通貨膨脹、物價與匯價二者之因果關係，但並未否認在短期內匯價亦可影響物價。所以中國欲安定外匯，果首須停止或限制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如何停止，又與整理財政，發展生產，及外國借款等問題有密切關係。總之，欲解決當前外匯問題，必須生能有長久效果，或竟發生重大之流弊。

復次，在決定或調整匯率時，雖須以購買力平價為重要指針！然並不能作機械式之應用。因即在經濟狀況比較穩定之時，購買力平價之計算尚有不少困難。例如，兩國物價指數之編製方法未必一律，其中有許多物品並非國際貿易之商品，且兩國貿易不免有若干阻礙，如政府管理以及關稅、運費等。又購買力平價學說對於國際資本之移轉及其他所指謂無形貿易之收支並未予以適當之考慮。吾人須知中國現處於惡性通貨膨脹之下，逃避通貨之印象甚為顯著，致物價增長之比率超過通貨加增之比率，其超過之程度並不能預測。又中國外匯與貿易現均由政府管理，並不自由。在此種情形之下，如根據戰前中美匯率及某月中美兩國物價指數而計算兩國貨幣購買力平價，即為此平價為不準的或正常的匯率，其不正確甚為顯然。此外，尋常對於兩國貨幣購買力平價之計算，根據兩國之躉售物價指數，但學者之中有主張用輸出物價指數者，又有主張用生活費指數者。究以何種指數為適當，乃一定為複雜之問題，擬在此處討論。且在應用購買力平價時，不僅須參考某種物價指數，如躉售物價指數，並須比較各種指數如躉售、零售、工資、生活費等指數，而觀察其差異情形。要之，在決定外匯政策時，不能僅以購買力平價為基礎，並須參考國內生產、工人就業狀況，對外貿易，及外匯收支等因素。山上所論，可知購買力平價學說在理論上或政策上之應用，並不尋常所想像之簡單。

告價廣

一 ◎ ◎

普通

對裏

月底

全面一百萬元

半面六十萬元

全面三十萬元

半面四十萬元

全面二十萬元

半面二十萬元

與魏德邁特使論調敕正中美關係

燕京大學教授 齊思和

此次魏德邁特使來華，舉國上下，興奮異常。政府當局歡迎款待者幾無虛日，各界領袖前往訪問者頗接於途，社論輒於報章、巷語遍於民間，或聯名上書，或私函致函，所論者大抵不出中國國內問題，以及美國對華政策，雖或不免妄自菲薄，引喻失謬，要是表示吾國人對於美國企望之殷切，對於魏使歡迎之熱烈。惜於中美關係之應行調整，尙無論及之者，此吾人所以願為魏特使更進一言也。

中美邦交素睦，自並肩作戰，聯合制勝，關係最密。國人於美國，甚至仰之如天，敬之如神，而美國之對華政策，大而言之，亦友好公正，不愧大國作風，然而吾人猶欲向魏使作調整中美邦交之論者，則以週來一二事件之發生，頗足影響中國人民對美國之觀感。希望魏使報告其本國政府，迅速改正，勿以之為細事而忽之也。

吾所欲與魏特使遺言者，一為最近美國防部宣佈北平美兵強姦中國女生案主犯皮爾遜無罪復職，一為週來美移民局對於旅美華人對華人之虐待也。

吾人猶記當勝利之後，美軍初來，吾平津人士對彼等歡迎之熱烈，可謂無以復加。而美軍之活潑坦率，益增進吾人對彼等友誼。惟中美國情不同，而美軍亦良莠不齊，不愉快之事件，隨時有所聞。如汽車軋人，毆斃華人，污辱婦女之事，常常發生，至去歲圣诞节前夕皮爾遜案發生，更屬駭人聽聞，遂引起社會之衝動，青年之遊行，此實為積反感之總爆發，固不得純委之於政治作用或某種人之煽動也。惟當時我政府當局及社會老成持重之士，咸主張慎重從事，聽候法律解決，勿以一二莠徒之犯罪行為而遷怒於全體，致影響兩國邦交，蓋深信美國當局大公無私之態度，法辦之精神，以皮爾遜之罪行昭彰，證據確鑿，美當局必置之於重典，科之以嚴罰，固不待吾人之繚舉也。其後北平美軍事法庭細審公審之結果，判決主犯皮爾遜由伍長降為普通士兵，處監禁勞役十五年，並開除美海軍籍。帶凶普利查德由一等兵降為普通兵，處監禁勞役十月。當時或以為此懲罰猶失於輕，因審訊日本美兵皆有因越轄案而判

處死刑者也。然大多數人士則以為或係法律條文之不同，猶相信我當局之公正，美法律之尊嚴。惟此項判決須待華府當局之核准，始能執行。

當時皆傳美海軍陸戰隊司令危特哥利大嘗致函皮爾遜家屬，謂皮爾遜之罪，難於成立，不久將准予釋放，並恢復其伍長地位。美海軍軍法科總監亦謂皮爾遜無罪，此消息傳來，國人大都不敢置信。胡適之先生謂：

「我一再申述我對美國法律尊嚴的信任。」可代表我國大部人士對此事之態度。孰知最近美國電訊（見十四日各報及美國聯合通訊社電訊），竟以美國國防部以皮爾遜案證據不足，無罪釋放恢復原職聞。消息傳來，全國錯愕，輿論沸騰，除一二要人，不明事理，曲加解釋者外，即在華之美國公正人士亦激於正義，憤慨填胸。夫皮爾遜之定罪，非中國法庭之判決，乃我國軍事之判決也。當時審訊之精細，證據之確鑿，莫與倫比，此而曰證據不足，則何者為足？此而不能成立，則何種犯罪行為可以成立？且也北平美軍事法庭根據當地人證物證，成立此判決，吾人誠不知遠在華府之海軍當局，果根據何種新證據而推翻之？此不惟使我

人對於美國法律之尊嚴之信仰根本動搖，而國人情感上所受之打擊恐非一時所能恢復，而在華美軍得此鼓勵，其今後之行為尚堪設想乎？魏使當長為深切，甚望能向美軍當局陳事實，剖析利害，中美邦交之前途，實利賴之，勿以之為個人細事而輕視之也。

再則為美移民局對於旅美華人入境時之虐待。吾人對華人移美，自一八八二年來，以種族之偏見，工農之煽動，限制既嚴，待遇尤苛，吾美僑民含辱忍辱者久矣。已故美史學家顧立芝氏在其所著『世界殖民之美國』一書中，論及中美邦交，謂華僑問題乃中美外交史上之污點，誠確論也。自抗戰軍興，中美邦交日密，美國自動放棄一切在華不平等權益，勝利後，重訂中美商業條約嚴守平等原則，於兩國僑民之待遇，規定尤詳。自字面上觀之，何嘗不盡善盡美。而實際上則有大謬不然者。美邦人士之來華者，吾人迎之若貴賓，敬之如天神，華人之赴美者往

往有一登龍門慘價十倍之感，而所謂應召赴美講學者，人尤榮之。孰知一登美船則受人遇之若乞丐，及登岸則官吏凌辱之若囚徒，既迅速登岸，不被留難者蓋鮮。至於一般旅客，更不必論。最近吾友某人某君，許婚一華女，相偕歸國，舟抵舊金山，移民局藉口衛生檢查，將全體華人，因於一島，不准登陸，食物既惡劣不足，居處復污濁不堪，而言吏之凌辱呵斥，遂於罪犯，被妻見囚四日幾經情託，始獲釋，大病幾死，體重減二十磅。此固以婦於美人也。餘者尚不知何日始得恢復自由，見拘者數逾二百，時有逾八月者，且有因氣憤而致瘋疾者。夫國際間之關係，向以平等互惠為原則，中美邦交素睦，尤不宜凌辱我僑民至此程度。

夫我國旅美者多為各界領袖，此種待遇，自大有影響於中美邦交之前途。即使此次來華所受之待遇若何，試問此間美僑所受之待遇若何，而我族美華僑在彼所受之待遇又如何，望我使詳加調查比較，歸後建議政府力圖改善，亦改進中美邦交之一道也。

以上所舉兩點，與一般人士所希冀美國對華政策之改變相較，雖似輕重不侔，而影響於國人觀感，中美邦交前途者實深且鉅，希望使勿以善小而不為也。

追瞻印度

之一

吳曉鈴

標光亮。

八月十五日，在北平東城的一個角落裏的角落，我參加了一個小的集會。有上一個印度朋友簡單而嚴肅地紀念那個歷史的日子，他們邀請的中國人只有三個。

這十一個人，信仰四種不同的宗教，說八種不同的語言，吃五種不同的飲食，他們能夠在一種理想之下向着一個方向注視，真使我深感無限的感觸。

他們沒有旗幟，於是臨時買到一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國國旗，自己做了一端綠地上綴白色星月的巴基斯坦的旗幟，又從我的家裏借去一端橙白綠而中間畫着一個輪子的印度斯坦的旗幟。三端旗幟交叉在一起。我站在旗幟的下面聽聽那梵文與可蘭經的朗誦。我想，什麼時候他們纔能够把那兩端旗幟併成一個，如願。同樣的聲音唱出呢！希望那個日子早些到來，那個日子來了，我們對於亞洲許多糾紛的解決，纔能懂

(以上接第十五頁之「論國病」)

卷，享用樂於侯王，及其虧敗，則蕩開臉皮之事；狗偷鼠竊之行，恬不為恥、相率為之。民生在勤，勤則不懶，既者且惰，何以資生？今日民窮財盡，因純於苛捐雜稅，耗於兵，耗於匪，而耗於者者，其數量亦不可勝計。民德墮落，鬼怪之事百出，因緣萬惡社會，誘人為惡，而為者所累者，實佔大多數，此民者也，轉移之鬼，當由國家操之於上，社會輔之於下，尤在知識階級，極力倡導，以身作則，尊受吝嗇之名，獎勵揮霍之誚。須知教模之風，並無礙於新時代之進化，而新時代之進化，端有賴於教模之風；此雖非至理名言，而事勢所趨，實有必然者矣。

以上四端，舉其大者及亟應糾正者，姻外之反而為自重，欺暎之反而為誠實，自私之反而為秉公，名譽之反而為節儉，只在一轉移之間。然言之易，行之難，四者之病，已積百年，有若痼疾，非剝不治，斷難又恐有傷元氣，杜醫者所以跋涉而不前也。但天下事不患不為，而患不知；既知之矣，必有為之之時，特有持於毅然決然之人而已。四病不去，國家無復興之望，且有覆亡之禍，則忍痛一割，死中求生，固今日所亟當有之事，若復因循，則病愈深，元氣愈衰，過時而割，雖割亦不中用矣。此可謂與天下之良醫良相共決之。

所以，極端堅持印回不能分治的國民大會派在去年夏天英國內訪印回提出交還印度給印度人的時候，痛痛地打了回教同盟一拳之後，又極為大方地同意了巴基斯坦的建立。我們無論如何要承認印度的國民大會派是具有代表印度大多數民眾意見的政黨，他們背於同意不自然地把印度分割為二，絕不是向着真納「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黑族下的恐怖運動投降，而是犀利地感覺到一派即逝的黃金機會不可要掉。抓住這個機會而使之具體化，是會給亞洲被壓制民族一個最大的興奮和刺激，為亞洲的前途和印度將來在亞洲舞台上取得扮演主角的資格，非弄出這張較後的牌不可。

這是聰明，容忍，向遠處觀望，謙大體的作風。

於是，印回分治了。

這，對於印度民眾是一種苦痛的考驗。他們今後要在苦痛中學習教訓。

印回分分治決不是一種所謂宗教問題。真納原來是人們認為代表印度教集團的國民大會的會員。在尼赫魯任國民大會主席之前的主席阿沙德便是個回教徒，他做了十二年的主席。真納去年闡「直接行動」的當兒，許多回教同盟高級領袖退盟而參加了國民大會。假如，它是一個單純的宗教問題，那麼在兩個斯拉之外，還應當有人要求基督教，大祆斯坦，耆那斯坦，鍋克斯坦。印回分治決不能解決所謂種族問題。以巴基斯坦的首府俾拉基而論，阿利安族的人民便不見得比回民多。加爾各答市的每一棟大樓都是印回難住。印度教的聖城婆羅麻波斯也有無數的回教清真寺院。假如，它是個單純的種族問題，那麼在兩個斯拉之外，還應當有要求連維茶斯坦。「南人歸南，北人歸北」的治下之

策，在技術方面是絕對不可能辦得到的。那麼，在印回分治實非善策的理論根據之下，我們的解釋便只好變更著說，如前所述了。歸納起來說，第一，他們不願再把獨立自由的機會放掉。這是千萬人用血肉換了來的。第二，他們感覺到一個獨立自由的印度可以在亞洲做出些與大家有利的事情來。第三，他們以為與其自己吵架分家，各不相讓，不如分開看看，到底是那一樣好。而且，這麼做法還可以避免外人來管閒事。

假如，真正三國演義的作者對於「天下大事」的看法「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話不錯，那麼，印度的兩個斯坦的合流也不過是時間問題。印度人並沒有躁急於團結的速度，這是毫無疑慮的一件事。印度和中國從此更加接近，為和平自由而合作，也是毫無疑慮的一件事。

我願意把一點意思鄭重地告訴中國人民。也許你們會感到我太客氣，但是，一個景慕中國的真誠朋友，却必須說老實話。我的國家隱憂和擔憂很多，中國也極不幸地在困苦中掙扎。所以，我希望中國能够自己團結起來，成為一個人民獲得極大的自由的民主國家。我們目前的獨立自由，受制於外人的國家，也必須讓他們成為團結自由的民主國家。這也是我們的標的。印度和中國聯合起來，自然會解放亞洲，同時，使世界從戰爭和糾亂裏解放出來。

一九四六，九，一八。

我們還真有人沒有想到能夠活著看見印度界上自己的旗幟，可是居鑑看見了，雖然是兩個。我們相信連甘地都一定能够活著看見那兩端旗幟併成一個。如果印度朋友還不離開北平，那時候，我又有一頓咖啡鴨可吃了。

五六、八、廿五。

大學，中學的朋友們，暑假很快的過去了，諸位又回到學校裏來，「現代知識」又在這兒歡迎着諸位呢？

藝術·宗教·科學

陳幼蘭女士

現在人們的生活太苦悶了，思想因之起了畸形的發展。思想影響於生活，於是生活復受到思想的支配，結果不但對世界不能明瞭，對人類不能明瞭，甚至家人父子之間也越了懷疑，連自己的行為和思想都在千變萬化，真知所從。這是事實，這事實也許是時代造成的，而所謂時代，其實也就是人類自己所製造的。現在是人類的危亡時期。我相信無數多少時期，人類對於科學的發明一定要迷惑倦的。幾千年來，人類幸得宗教的精神維持着。其中雖然經過不少次的叛亂與革命，但是人們的心靈總是因為宗教的信仰，或是因為宗教的誠實，而得着生活上的指導和精神上的寄託。但是自十九世紀科學發達以後，人們對於宗教只有形式的信仰、傳統的信念，而宗教信仰的精神却全被拋棄於九霄雲外。有的人就認為宗教是迷信，科學是萬能。自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之間，科學的發明確不為少數，然而因為人們的智穎發達了，又因為科學的昌明，工業的進展，交通的便利，文化的交流，人們就過度的忙於物質生活的享受，更因為教育的普及，知識的進步，乃有「生存競爭」「優勝劣敗」等學說的興起。人們一面為生活而掙扎，一面還有功利之心，非如此不足以顯示他的強盛。國際間亦有了弱肉強食之思，弱者起了恐怖心理，強者施其侵略行爲。科學愈發進，交通愈便利，爭奪的範圍也愈廣。今日的科學世界，有空中的交通，海上的交通，有線的交通，無線的交通，不受空間的限制。為著施展自我的權威，於是就有種族的戰爭，主義的戰爭，黨派的戰爭，一切種類的爭鬥都因之而起。復仇報怨的慘劇勢如火燒衝天，不可抑制。第一次歐戰元氣未復，第二次世界大戰又已成為過去。一次比一次凶暴，犧牲了多少性命，多少物資，換來的代價是什麼？一世的英雄希特勒與墨索里尼，而今不但為德意志的人民，意大利的人民所唾棄，所厭恨，而且也成為人類的罪人了。如果他們同情這些罪大惡極的凶犯呢。目前的技術給人們的教訓還是不够。會幾何時，國際間又起了種種的問題，國內也起了空前的大內戰。這足以證明人類的瘋狂，人類的情感無由發洩。不過等到相當時期，犧牲到不能到這個地步。古語云：「天作孽猶可為，自作孽不可活」，我們又何必

再犧牲的時候，他們總會覺悟的。可是人的生命不過幾十寒暑，等到覺悟時已經來不及了。更可憐的是那般盲從附和的人，他們為着利欲心的衝動，或盲目的信仰，而墮入深淵，造成人類的罪孽。

我中華民族已有四千年的文化。我們看今日我國的民衆和青年的氣質，就不能承認中華民族是衰老的民族。我們既不是野蠻的民族，也不是新老的民族，我國的科學，如果不是因為戰爭的毀壞，也在不斷的進步。我們絕對不能承認中華民族是退化的民族。中國之所以紛亂實在是欠缺道德修養和宗教精神所致。中國人向來沒有一貫的宗教信仰，中國不會產生過偉大的宗教。老子著道德經，後人尊入神話，造成道教。孔子為至聖先師，後來發展為儒教，為新舊教的印度的佛教，西洋的基督教，其他如阿刺伯的回教等也會傳入中國。然而這些種類的宗教不但不能使中國人有堅強的信仰，而且反而使中國人失去信仰的中心。一般信奉道教佛教的人都是要超脫現世，追求來世永生之道的民衆，而基督教多半是知識階級所推崇的教義。中國的知識階級自來為數極少，然而却是社會上的第一等角色。這些讀書人保持舊教的傳統思想，永遠不求進步，使中國人的生活自漢代起就沒有什麼重大的變化。

自從中國和西洋通商以來，中國人才開始感覺到生活上的缺乏不個需要科學的幫助，而且也需要精神上的安慰。基督教便乘此機會流入中國。然而因為中國人本性已成，生活方面不易與基督教相適合，何況基督教又有所謂舊教（天主教）與新教（耶蘇教）之分，誰是誰非，莫衷一是，又是紛爭的根源。舊教多半是由葡萄牙，意大利，法蘭西人傳來的新教多半由英美人傳來。中國的士大夫陰謀，除了明朝徐光啓一二個外人信奉基督教之外，其餘的都不容易為外來的宗教所傳染。於是基督教就用極端方法去鄉村吸引民衆，但是一般讀書人或稍有家統觀念的中國人却都斥之為洋教。自從基督教學校在中國林立以後，基督教也漸漸的由教育的感化而在中國盛行起來了。

印度的佛教在印度本土却已絕滅，所留者僅有信仰的餘波和哲學的研究，而大部分佛教徒即是中國人。基督教是入世的宗教，佛教是出世的宗教。中國的士大夫自古就有「超然人生觀」，佛教最適合於中國人

的精神需要。自從兩漢時佛教由西域傳入中國之後，迄至唐代，中國人的佛教思想可謂達到成熟的時期，而宋元明清各朝的高士，也都受有佛教的影響。山歷史的觀察來說，宗教最盛行的時期，文藝美術亦必隨之昌盛，易見宗教與藝術是相輔而行的，沒有衝突的。然而宗教和科學相衝突，藝術與科學相衝突麼？亦不然。人類生來就具有感情，理智與意志三種內在的精祌活動。宗教與藝術是感情的表露，然而也未嘗不是意志和理智的發揮。宗教離不開哲學，藝術也離不開科學。如果宗教離開了哲學，就沒有什麼信仰的意味。如果藝術離開了科學，則必成為虛偽的，也就不能其為藝術了。宗教和藝術都是求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的瞭解，都是人生的甘泉。宗教並非神蹟。我們試讀釋迦牟尼的傳記與耶穌基督的歷史，撇開神秘的討論，只就其偉大的人格而言，就足以感發後人，實在不能不令人敬仰。所以，就感情的表現和人格的薰陶來說，宗教和藝術是有相同之點的。

今日儒教已不為人所道，然而中國人之所以尚能維持倫常的思想者，未始不是儒教的恩惠。不過一般的老百姓一向都是受道教與佛教的影響，尤以民間的故事言話都是以道教和佛教為根本的。無知的迷信固有礙於科學的進步，然而道敎人思想上尚有所誠懼，行為上當有所規範，這未始不是宗教的作用，宗教的效果。

二十世紀以來，各種思潮蓬勃澎湃，人們都失去了宗教的信仰，又以科學發達，生活繁瑣，人們又失去了藝術的養育，所以就造成了今日的潮流。人類的生活就像舟之失舵，隨風飄搖，毫無定向。更以新學說新主義風起雲湧，宗教被打倒，藝術受蔑視，生活的趣味日漸降低，大家都只為目前的享樂而享樂。大多數的人認為藝術就是為享樂而有的，這實在是誤解了藝術。藝術是感情的物質化，是人格的表現。沒有人格的表現，藝術就不成其為藝術了。藝術是以人生為背景的，但是藝術却是沒有目的的。換言之，藝術是自由的，是偉大的，是神聖的。蔡元培先生著有「以藝術代宗教」的學說。俄國托爾斯泰氏認為近代藝術崩潰的原因，就是沒有內容，沒有宗教的意識（指基督教），沒有真正情感的表現，所以是虛偽的，陳舊的，不值得欣賞的。托氏並且認為沒有宗教的意識的藝術不應當有在，這未免是太狹窄的說法。廣義言之，藝術是表現人生的，藝術是獨立的，藝術是不能够專以宗教的意識為意識，宗教不能够代表整個的人生與人類思想。人類的思想有極大的不同，也有極微的差別。思想不能够用宗教的模樣來表現，正如人的面孔生來就是不一樣。思想的奧妙不易分析，藝術的表現各

自不同。我們用語言似乎可以表達一切，然而有的情感無以顯露，則以藝術表現之。若是一個人向他幾天不說話，他一定會發瘋；同樣，假如一個人感情無所寄託，無所發洩，他必是很苦悶的。人類的工作不但是一個人為謀生，同時也是為消除自己的苦悶；假如一個人專門為工作而活着，那也未免太無意味，太機械了。機械的生活久之就會感覺枯躁。那末人是為什麼而活着呢？自負有科學知識的人一定要回答說：人是為活着而活着。人既是為活着而活着，當然有種種的需要，他不但有形體的需要，同時也有精神的需要。

五千年以前，人類就有宇宙的崇拜與神祇的信仰。希臘的天才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出世，乃有哲學的貢獻。哲學就是探討人生的各種問題，研究人生的各門學問。亞里斯多德和柏拉圖就有屬於「美學」的論述。一七五〇年鮑謨格爾頓（Boucher）著有「美學」一書，「美學」名稱的成立當以此為起源。藝術的研究是較新的學問，他是從美學發展而來的。我們且將「美學」歸到哲學的範圍去討論。只就藝術的研究來說，我們有空間的藝術（即造形藝術），如建築、繪畫、影劇，以及工藝美術等；又有時間的藝術，如詩歌、文學、音樂、舞蹈等。美學這不過是狹義的解說。廣義言之，藝術是無目的的，藝術是感情的自然的流露而加以人工的表現。藝術的精神是無疵的，是偉大的，是真誠的，是恆久的。

二十世紀的人類既失去了宗教的信仰，又缺乏藝術的精神，一切都是虛偽的。科學家常常為自己的新發明而悲哀。人類失去相愛的精神，不能藉科學的發明以求和生相處的道理，反而藉此而互相戕殺。人類本來是感情的動物，暴怒，憤怒以至於戰爭本來都是感情用事。現代的人類思想是自由的，是平等的，政治不能裁制他，宗教不能束縛他，我們只能希望他們有健全的知識，健全的人格，偉大的精神。而這種人格，這種精神的培養却有賴於藝術的薰陶。

藝術並不妨害科學的頭腦，藝術的思想實在可以領導科學的路線。藝術永遠前進，不為現實所妨害。吾人實賴藝術以求互相瞭解，犧牲小我而與人類結合。理想的人生當是幸福的人生。如果人類是幸福的，個人又何嘗不幸福？反之，如我之周圍都是苦痛和殘酷，個人就算享盡了物質快樂，終不會感覺到幸福的味道。是故釋迦牟尼可棄王土而修道，耶蘇基督寧可被釘在十字架上。藝術所以動人，宗教之所以令人信仰者，實因其具有人格之感化，精神之薰陶。如今世界的危機又到了，人類應當本着無畏的精神，真誠的情感，健全的人格，創造生命的船帆。我希望這時代至少能出現幾個偉大的天才藝術家。

病不足以死人，唯諱疾忌醫者不治，信巫不信醫者不治，有者不治。病所以能治者，固貴其主方，尤貴其診斷。經驗良方多矣。病之不同也，四時節候之不同也；有此效而彼不效者，謂質異而之不同也。病源既得，用開始效。病將起矣，尤貴將息保養，耐心養護。病，哀樂勿傷其氣，思慮勿勞其神；持此不變，始能復元。不然，本非不治之症，而一再反復，雖有神醫，莫能措手，終於不治而已。以人之所患，喻國之所患，其理相同，其事無殊。故曰：良醫醫人，良相醫國。我國之患，貧弱而已。自鴉片戰爭以後，非不求醫，始則醫以購械，造船，學習外國語文，設同文館，方言學堂，派遣幼童出洋，而無大效。繼則醫以中藥爲主，西學爲用，架設電線，修築鐵路，設漢冶萍煤礦鐵工廠，與夫鐵製諸麻，而無大效；又繼則醫以變法維新，而有戊戌政變之挫折。庚子拳亂以後，大議變法；其顯明者，爲興學，練兵，改官制，猶建立憲，掩擗數年，而革命排滿之事以起。民國三十六年間，始則五四運動，力倡社會革新；繼則國民黨以三民主義救中國，由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以至於抗戰建國。以上皆所謂醫國之良方也，而究之貧弱如故，紛亂有加，舊病未愈，新病又起。今當一究其所遭遇之根本，或侵略土地，或侵略經濟，或侵略文化，或陽與我好，或陰肆讒言，或志其掠奪，而詮爲均勢，爲歷史以來未有之變局，自更難於應付。外患既然，或侵犯四境，或佔中國北部，或竟征服全部中國。中國人雖能忍耐生存，或相機恢復已失之疆土，究竟夷狄交侵之日多，漢族發揚光大之日少。於是出排外而變爲媚外，由自尊而變爲自卑；百年來所遭遇之外患，或侵略土地，或侵略經濟，或侵略文化，或陽與我好，或陰肆讒言，或志其掠奪，而詮爲均勢，爲歷史以來未有之變局，自更難於應付。外仍爲媚外，如與外人開埠之前，皆以排始，而以媚終，較未開埠之謹慎，其媚有加焉。視外人若天帝，鄙自己若土苴，然後名爲解事，名爲知事，爭回若干之權利！事未至則茫然，事至則惊惶，受

媚外、欺隸、自私、奢修不去、國家無復興之望、且有覆亡之懼、忍痛一割、死中求生、固今日所亟當有之事、若復因循、則病愈深、元氣愈衰、過時而割、雖割亦不中用矣。

論國病

燕京大學教授
鄧之誠

過則欣欣然，猶自幸詞國得此，已屬難能，絕無人焉，能自樹一政策，始終不變者；猶圖談判，謂外交無後盾，詞國無外交。然即又何貴有外制乙乎？又何貴有政府乎？又有一事，則實力不充，而希圖緩和，則聯甲日之後，而又親美。最不解者，觀甲之時，以爲甲絕對可贏，萬事皆將助我，於是視乙蔑若，忘懷疏忽，無以復加，幾忘却國與國間應有之玄機，誠與禮貌，而不知甲與乙亦屬異國，其親我者，利我之權利而已，非與乙有不共戴天之仇，有絕對對我援助之義務也。故往往親甲，未得甲之長利，則流爲怨望；因親甲而致乙之怨讐，則束手無策，似此之失多矣。長此不改，其爲害猶未有已也。此但就一國外交而言，至若社會之趨向，則尤有可笑可憚者焉。海通之地，貿易之流，謂其洋東，利其餘潤，此與儕輩無異，固亦無責焉耳。亟至知識階級，力習趨新，高呼歐化，不從工農業如何建設談起，而唯注意衣食住行之改變與享受；教一設無知之男女長幼，非洋貨不用，手工業固被打倒，新工業終難建設，倡歐化者，實當受提携洋貨之上賞也。昔也言必稱堯舜，今則言必稱英國能化者，實當受提携洋貨之上賞也。昔也言必稱堯舜，今則言必稱英國能化者，實當受提携洋貨之上賞也。昔也言必稱堯舜，今則言必稱英國能化者，實當受提携洋貨之上賞也。亦各不同，圖務苟同之便，利其說之新奇，隨手摭拾，信口而道，乃欲世界大同，探其病根，皆在於不識自立，以致不自信而信人，深可歎惜也！

對發起「民主國際」的人們質疑

讀者論壇

並忠告偽裝自由主義份子

王和 石增祚 李忠漪 李錦智 胡旭谷 孟丁
姚世光 高景霖 姚寶璣 穆崇斌 譚文 蕭樹柏

在美蘇對立情勢日趨緊張的局面下，國外各報章，都時常討

論到這個嚴重問題。「觀察」第二卷第二十一期（七月十九日出版）發表楊光時先生等十人的「我們對於大局的看法與對策」一文，正是針對着目前的擾攘局面而提出的一個所謂大膽的建議。

楊君等對美國所受到蘇聯的威脅，及今日美國外交迷途的錯誤，好像深抱切身之憂，以為「解除共產黨的威脅」，專有「民主國際的成立，始足以迅速的與共產國際對抗」。組織民主國際的方式，他們主張「應該由美國大量援助全世界的自由主義份子及其政黨」，隨即提出自由

主義份子，是窮凶落魄的，最後更說到今日中國第三黨的貧弱可憐，因

此需要美國拿「錢」來扶持中國苗起一個國共以外的強大政黨，這樣巧妙的一轉，結論便落在美國對華外交政策問題上，而所謂組織「民主國際」盡量援助全世界自由份子等，便都輕輕拋開而為驕心頑者所不覺察。

因此我們深深感到楊君等的用意，是在替中國一部份自命為「自由主義份子」者來明火舉庭，向美國要「錢」奉助。「民主國際」及「援助全世界自由主義份子」等呼聲，只不過是全文陪襯的，而目的却希望美國能拿「錢」來。即使美國人真肯出錢時，這般自命為自由主義者的人們能夠產生一個國共以外的新勢力，又豈是「誠要獲得美國保證」而作決今日大局，讓「美國政策可以真正操縱全世界」，讓世界出現一個「

山姆叔王國」以後，世界大局又該怎樣？

「民主國際」的成立，明顯的後果，必是加強美蘇兩大集團的對壘，然則楊君等此種險惡的主張，其用意實不可恕。如果楊君等目的是在替一般自命為自由份子的中國人向美國搖尾乞怜，便更卑鄙得可恥。我們認爲由民主政治出發而組織的國際聯合，其目的應該是在使世界各國通過民主精神，使世界產生一個調協和平的國際組織，若如楊君等所言的組織「民主國際」則在加強美蘇對壘，或更下而僅在向美國要「錢」，那麼就連「民主國際」一詞，我們也不敢苟同了。

楊君等想出另一種戰爭的可能性，即「國際戰的內戰化；和內戰的國際化」，而妄信以此可以代替國際的衝突，則又踏入大錯。蘇聯「共產國際」之不易侵入「山姆叔王國」，猶如「民主國際」之無法穿進「蘇聯鐵幕」，妄想在鐵幕後邊或玉國領域內，發生自殘自滅的內戰，未免過份天真。

再仔細分析時，更可看出楊君等所提出的「民主國際」這名詞，只是感人聽聞的美謠名詞。自由份子談「民主」，何以必須美國支持才能推動「民主國際」的核心，設真如楊君等所說的「民主國際」見諸現實「民主」起來！再有，美國資本主義社會下的民主政治形式，是否配為達到呢？假使這種形式的集團，將來會真的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解決今日大局，讓「美國政策可以真正操縱全世界」，讓世界出現一個「

是愛心世界和平者應有的態度！今日替大局想辦法的人誰都知道要在未來國際間的和平與安定及各民族間自由平等上著眼。我們從史達林的清貧手段和列寧「戰略策略」的主張，「共產國際」對未來世界安定與和平，會有什麼影響，是很清楚的。而看了美國對黑人的民主事實，和從「中蘇友好條約」後司徒大使「中美商約」的傑作，以及最近推翻皮爾遜的原判，我們可以斷定「民主國際」的諸公居心如何了。

今日中國有這樣的一類人（我們殊不便稱他們為自由主義者），談到國內問題時，一邊攻訐政府，一邊却又暗中向政府拉攏，更可笑的便是抽空又狠向共產黨暗送秋波。這種人我們無以名之，聊稱之為偽裝的自由主義反動份子。楊君等所說的自由主義份子，既非青年黨也非民盟，因為他們起為青年黨已依附國民黨，民盟已依附共產黨，思想都難免不自由，而真正自由份子當從何處發掘呢？從美國立場來看，完全抱美圖大騙的人當然不是自由份子，向史達林招手的人也不是自由份子，那麼楊君等想拿美鈔而抱着美國大騙，不知道這種自由主義份子，其自由從何而來，我們倒有些茫然了。

楊君等又說：「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完全依賴海外華僑的支持，然而二三十年來的後果，已使華僑對祖國革命運動灰心」。這倒是一句公道話。華僑幫助孫中山先生革命，是獨具慧眼，華僑不肯愛護今日中國的所謂自由份子，也是獨具慧眼，原因是中國今日沒有站得起來的自由份子啊。海外華僑對祖國革命運動灰心了，難道美國無條件的關心中國，會比華僑更能熱烈嗎？楊君等儘管替人哭秦庭，但美國人如看穿這套把戲，保管不會有美鈔送過來。華僑畢竟不是中國人，以美國人與華僑比，頗覺有點不倫不類。

楊君等又提到越飛鮑羅廷來華，才產生一批左傾人物，因此「民主國際」成立後，中國便可產生一個國共以外的強大政黨。但楊君等前面說：「唯有民主國際的設立，始足以迅速的與共產國際對抗」，然則中國所產生的所謂「國共以外的強大政黨」，是處於國共以外的驅逐地位，還是與共黨對抗呢？這並非是以矛盾盾之說，首輪之荒唐，孰有過於斯者。邱緹廷等的來華，是在幫助中國國民革命（此點吳世昌先生已然論到），如楊君等所指美國鼓動的「民主國際」，乃是意謀造成更大的國際對抗，無論就中國或就世界來講，都是禍根。

今日中國處於美蘇兩大勢力之間，一般人的意見，都是想在這兩大之間另找出路。楊君等適在此時提出扶植中國國共之外的自由份子曰號，稍不留意的人，就被它蒙蔽，實在這種說法，比清末一派官僚所說的「以夷制夷」政策還要無聊，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來講，這方法是含有陰謀性的。楊君等的意思是結歡美國，替美國在外交上找出路，惟恐美國不能迅速的統一世界，惟恐中國不趕快作美國附庸，但聰明一些的美國人，也不會看不出這條路的危險。因此這口號再繼續喊下去的話，結果只有被杜魯門一腳踢開；被史達林嗤之以冷笑。

楊君等又說：「我們相信祇要獲得美國的保證，一個超脫馬克斯主義的思潮便可產生」。這樣我們便可斷言，楊君等所指的「中國自由主義份子」，必是現在接近共產份子而正準備向美國爬去的。「超脫」二字自然不是「反」的意思，但既然超越了，為何又要迅速的與「共產國際」對抗呢？這明明是在暗示美國，只要你能拿「錢」來，我們就可以出頭。若說「民主國際」的後果而言，則更不堪設想了。這種「民主國際」實在與當初日本所提出的「中日共有共榮」初無二致，由是又不禁使我們感覺到，中國確有一部這類偽裝自由份子，披了「自由份子」的外衣的孤狸，天天在招搖過市，驕傲國人，可是他們却忘了，用美鈔來組織「國共以外強大的政黨」後，他們的「自由」將在那兒表現？中國有句俗話：「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通過國共而泛濫到「殖民地」式的中國的美鈔和紅軍票，已如洪水猛獸般的兇猛，如再來一個國共以外的仰承「美鈔」的「民主國際」，那麼，我們唯有希望英美蘇經快實行瓜分中國的計劃吧！

楊君等的結論：「沒有民主美國的經濟支持」是不能成功的。更引張東蓀先生所說的：「只要美國不幫助反動政權，中國的自由份子向美國拉緊些是可能的」，以為佐證。並以為非拉緊美國則司徒雷登大使確想中之中國新的革命運動，無由實現。經濟，經濟，到了這兒我們才明白自命為自由份子像楊君等的無恥，有如是者！一個國家民族為了自己的生存，在友誼的原則下求「與國」，尚無可厚非，但絕不能在主奴的倫理中想辦法。楊君等真賣自由份子的名而抹殺了這個天經地義的大原則，那便是有心要作「洋大人」的準奴隸了。真不愧為黃帝子孫的空前的「高論」！

由「漏題」說到中等教育的嚴重性

郎 阮

蝶要把盛夏送走，投考大學的高中畢業同學們拭去了熱汗，但卻仍舊在精神緊張地等候着決定個人命運和前途的那張榜示。

這其間，從報紙上跳出兩個消息：一個是「漏題」這相當嚴重的問題，考生們既未能在考前揭發，在考後也未能提供有力的證據，而且教投們已看完了大部份的卷子，那麼這事件勢必擺置，聽說有當局對於考生們的抗議已經不予受理了。既然「應毋庸議」，也就不便多談。第二個消息是，姑且算做「花絮」吧！近來報紙上常常刊載這次國立三校聯合招考新生試卷的形形色色。說來也是光怪陸離，無奇不有。這「花絮」所暗示給讀者的，同時，讀者從它所得到的印象，是考生的程度和成績太差。於是，很自然地便會讓人聯想到第一個消息，卷子答得這麼糟，怎麼會有「漏題」的情形發生呢？這也不便多談，因為我根本就不會投考大學，「花絮」裏要人的答案與我毫無關係，用不着私下叫聲慚愧。至於，這兩種消息之所以一前一後地露佈，是偶然的巧合，還是有意的安排？我們且留給某些學者去判定，用不着多這隻鼻孔出氣了。

在要談我所想談的話之前，請容許我先做一次「文抄公」：

平頭化，生物，試卷，史地試卷成績，笑話亦很多。第九試場一考生物理試卷中，在每一題答案後，都註明自己的意見。……第五題後寫明：「我的程度太差，連題都看不懂，這真太糟糕了，希望你不要將這卷去亂喧譁去可以嗎！」評閱此卷的先生看完了，在卷上也批上這一句：「此人有神經病，是阿Q！」這一段是抄自三十六年八月十九日華北日報第五版「教育與文化」欄的「北大新生試卷的形形色色」。大標題後的附註說是「十八日閱卷情形」。

我所想說的話，是這種報道勾引出來的。

第一，從這消息使我們看出中學畢業學生程度的普遍低落，假如我們在笑話笑話他們答案內容的荒唐之後，稍具警覺的人便會悚然驚懼，感覺到這是一個擺在眼前十分嚴重的問題。在中國，能够受到大學教育的人並不多，據說在總計數字上只佔二萬分之一，所以，毫無問題地是組成我們現在生活着的社會中的絕對多數中堅份子的最高教育程度是

中學畢業。我們所最亟需，最重要的中等教育成績竟是這個樣子，亦云慘矣！朱部長在述談這次來平的觀感說：「北平學術研究空氣不減當年。」這話是不錯的，我們可以拿許多報紙上只有少數專家學者能欣賞而不能為任何中學學生所看得懂，（可是他們多麼需要求知啊！）的學術副刊做具體證明。不過，是粉飾昇平的學術研究空氣能把我們的社會界得健全起來了呢？還是，讓我們教教孩子們，誣騙其姦地把中等教育充實起來呢？理論與實際使我惶惑。至於我們的中等教育之衰落也並不是自今日始。專就抗戰時期的渝陪區域而論，日本人便很做了些阻撓的工作，這無須一一細講，我常覺得，日本人在北平建樹了些什麼偉績呢？說來尷尬，只是把我們又拖到十年去。若是從「神農的蠶滿枯的炮彈燃起了全面抗戰的大炬」那年算起，他們就把我們拖回民國十六年北伐之前的軍閥割據時代。這，不單只是「北平」改回做「北京」，「中山公園」改回做「中央公園」而已；在教育方面的表現是更為明顯的，我們會身受其害。抗戰勝利之後，不容我們加倍努力再退回這十年來，烽火便又燃遍各地。家鄉阻隔，學生的生活不能安定。經濟崩潰，學生吃不飽飯，買不起書；甚至於舉辦類似沿街乞討的助學運動。社會紊亂，學生敏感的腦子常受許多不必要的刺激。學生從事中等教育的工作者，失掉了一個鐵不死活不成的窩頭的保障，教員竟也有了「黑市」。由於這些許多已知未知的因素，於是造成了大學新生試卷裏「意大利文藝術復興」詩人有「莫洛托夫」的答案。試卷裏的答案透露出教育前途的危機，這是給教育當局和從事教育工作者的一聲警報，並不是一種好預的事。

第二，從這消息使我們想到大學入學試驗命題的原則和標準問題。「試驗」似乎應該不是故意作難人，而是測量投考的人是否把中學裏吸收的養份消化而具備在大學裏讀書的條件。所以，命題一方面要有普遍性的，一方面要有特殊性，一方面要真正知道中學學生了解什麼，這是一種常識的考驗。大學和中學好像一條索子的兩端，似分而實聯。入學試驗不是中間的鴻溝，跳也跳不過去。就其普遍性講來，這次國文作文「我」的中學生活」題目就很規矩。可是常識裏這個「兒」那個「兒」的題目便嫌太走偏卦。因為這是標準國語裏最特殊的一種現象，大概只有道地

北平人說用得恰當，國語學專家說解釋。中學學生並不專攻語言學，考試的地點又不是限於北平一區。華中華南華西的孩子一定吃虧無疑。再說，例子選得也未免合式，就拿「胡兒」來說吧，這是「打下連環戰表」的「胡兒」呢，還是「剝了胡兒吐了皮兒」的「胡兒」（核兒）呢？實在看不出。我不够研究中國語文的資格，雖然生長在北平，關於「兒」這「兒」那也只是知其當然。可是却彷彿聽人講過，國語裏的捲舌音「兒」的研究迄今始終不成定論。就審音來說，北平音系十三撮一書就把小撮「兒」分做兩道，教育部頒定的中華新韻却分九類。就意義來說，趙元任分做五種，張洵如却分做八種，同時還都特別聲明說這種分法是「大致的」。專書尚且參差，專家仍舊「大致」。讓中學生來下判決書，未免求之太急。就其特殊性講來，一個中學畢業生如果不知道盧溝橋的歷史性，那倒可以請他下第。但是一個在倫敦讀的中學畢業生如果茫然於雅爾達秘約的內容，也算情有可恕。中國人都知道「玻璃皮包」，却不能要求每一個中學畢業生必須知道造成它。^{the} 有幾百種原料，他們的理化先生就第一個答不出來。大學的命題公員除了注意上述兩點之外，更要實際調查一下現在中學校到底灌輸給學生們的是什麼，在範圍裏命題，合理化的命題。那麼，答案裏的笑話減少，也就是高等中等教育取得聯繫，證明大家都進步。

第三，更嚴重地，從這消息使我們對於一些人的態度不敢恭維。這真不該，却不能不提出來。我們不明白為什麼連滿清時代的科學，閱卷官都要被監禁在貪污大黃封條的貢院裏，（這不是對越餘毒，反之，倒正是防微杜漸，說明為國求賢的嚴肅性。）而大學入學試驗閱卷的地方卻容許新聞記者進去繞彎兒。不但採訪去了似乎在法理上和道德上並不應該公開所有科目的試卷答案內容。不但採訪，而且天天採訪，天天印在報紙上發表。於是凡是參加考試的學生談了，不免臉上發燙，自尊心受到打擊。與考試無關的人們讀了，幸災樂禍，增加了茶餘酒後的閒談資料。其實，一個學生的試卷答得荒謬離奇，從我在前面提出的兩點看來，那實在大家都要擔負一點。閱卷的人評定到這樣的文章，要反省，要警惕！閱卷的人對於這樣答卷的考生，要憐憫，要同情。交過報名費和存車費的考生大約還沒有抱着頑張的心情不在學考取與否吧！考取與否的問題只在答案是否與否。如果答得實在太過火，我想那必是「非不爲也，是不能也」。就這一點而言，閱卷的人

應該這譽譽薄和無聊，必須知道蓮蓮別人就是蓮蓮自己。當年劉半農先生在「人間世」月刊上寫桐花芝豆抒油詩「流學」，考生把「留學」寫成「流學」，好像魯迅先生一直在寫紀念劉先生逝世的文章裏還記述這筆舊事，以為大不應該。真是「愛人以德」，不悅好朋友。至於，有的報紙上天天發表這種揭人隱私的消息，我倒不去管。因為如果閱卷的地方門禁森嚴，閱卷的人們「不戴帽子」，任他通天本領也只好「容訪再詰」一筆帶過了。

「我的稿度太差，連題都看不懂，這真太可惜了，希望你不要把這卷子去亂噴嘴去可以嗎！」這話講得多麼誠實，天真，可憐，他一定沒有神經病。但是閱卷的人却一口咬定說「此人有神經病，是阿Q！」

真的麼？我不知道「誰是阿Q？」

卅六，八，二十，夜。

投 稿 篇

一、本刊係綜合性質，舉凡國際、政治、經濟、文藝、自然科學及其輔助文化之各種論著譯述，均所歡迎。

二、來稿以不拘立場，切中時弊，啓迪知識，富有建設性者為主。來稿請勿過五千字。

三、來稿請用稿紙寫清楚，加以標點並標明字數。譯稿請附寄原文或詳細註明原文出處。

四、稿件一經採用，除奉贈登載該稿之本刊一冊外，並奉致賸稿；若稿上被剪，自尊心受到打擊。與考試無關的人們讀了，幸災樂禍，增加了茶餘酒後的閒談資料。其實，一個學生的試卷答得荒謬離奇，從我在前面提出的兩點看來，那實在大家都要擔負一點。閱卷的人評定到這樣的文章，要反省，要警惕！閱卷的人對於這樣答卷的考生，要憐憫，要同情。交過報名費和存車費的考生大約還沒有抱着頑張的心情不在學考取與否吧！考取與否的問題只在答案是否與否。如果答得實在太過火，我想那必是「非不爲也，是不能也」。就這一點而言，閱卷的人

五、來稿請附具真實姓名，通訊地址並加蓋印信，以便致謝；姓名錯誤或凡已在其他處發表之稿件，恕不致謝。

六、來稿本社有權改編；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七、來稿非經特別聲明并附足郵票者，概不退還。

八、來稿請寄「北平東四號士胡同七十二號甲」本社。

開於「第二條路」

燕京大學研究生 王維明

現代知識第一卷第七期的「編後記」裏寫道：「蕭正讚先生看到今日國內外兩種勢力的對峙日漸尖銳，彼此的裝置日漸加深，所以他再三再四地說，為拯救我們自己以及為世界人類的和平計，應該保持第三者的中和力量，獨立自主，自尊出路。蔣生茂先生在「原子能與國際政治」的結論裏亦有類似的意見，不左不右的道路才能避免戰爭的危害。」但願正作如是努力的人會有好結果。」王維明先生這樣說，因為在他看來，第三條路可以說是一種求與無限契合的心理衝動。……這是一種很巧妙的手法，因為讀者能把各作者的共同中心抓住作有機的處理，單憑這段編後記也够引誘讀者來讀各篇作品了。

我一向有個習慣，拿到一本雜誌，總是先看目錄、編後，補白，掉畫之類，然後再看當天的文章，這次也不例外。順着編後記的暗示，我隨了蔣正讚先生的四論「美蘇之外有沒有第三條路」，在我求讀本文之先，又默默地在心裏作了一個答案，我的答案是一個字：「有」，我的理由是：「路是從沒有路的地方走出來的」。然後我讀過全文：

「我們所以提出美蘇之外的第三條路，初步的目的，是在避免國內的繼續分裂，停息國內的兵爭；進一步的目的，是在國際上，以不偏不倚的姿態，協助世界走上融洽合作的坦途，同時扶助亞洲弱小民族得到解脫的目的。」這是走第三條路的動機。

「首先我們要認清楚的，是只有堅持真正中立的第三者立場，才可以免我們自身的分裂與滅亡」。這是走第三條路的重要。

「今日中國採取國際上獨立的路線，不但是不會孤立，而且對內可以獲得絕大多數民眾們的同情和擁護，對外可以獲得所有自立自尊的國家的同情與支援……」這是走第三條路的可能。

「我們若能奮發出自己的力量，足以使他們幡然覺悟於民族自由的不可侮，真理力量的不可抗；全亞洲民族的獨立自覺，會使他們認識真正世界和平的意義，所以我們今日所亟應探尋的，是真正保持第三者的中和力量，不扶中以傾乙，不抑特兩大以傲人；要獨立自主，自尊出路，自尊自律；在美蘇之間，作為嚴正的中間人，公道的仲裁者。」這是

走第三條路的方法。

在蔣生茂先生的「原子能與國際政治」一文裏，也的確有著如下論結論：「在第三次大戰中，我們最好採取中立政策。依附美國就會招引蘇聯的忌恨；依附蘇聯也會引起美國的憎惡；美蘇全依，則只有自相殘殺為人利用了。唯有不偏不倚，不左不右的道路才能避免戰爭的危害」。

讀完這兩篇文章，再比較筆者在「理性與理想」一文裏所提的意見，才看出同是第三條路，却有個體國小的不同，深覺有再加申述的必要，所以才來題這篇文章。

筆者所說的第三條路是指國內一般知識分子苦於內戰的消遣，排擋之類，然後再看當天的文章，這次也不例外。順着編後記的暗示，我隨了蔣正讚先生的四論「美蘇之外有沒有第三條路」，在我求讀本文之先，又默默地在心裏作了一個答案，我的答案是一個字：「有」，我的理由是：「路是從沒有路的地方走出來的」。然後我讀過全文：

「我們所以提出美蘇之外的第三條路，初步的目的，是在避免國內的繼續分裂，停息國內的兵爭；進一步的目的，是在國際上，以不偏不倚的姿態，協助世界走上融洽合作的坦途，同時扶助亞洲弱小民族得到解脫的目的。」這是走第三條路的動機。

「首先我們要認清楚的，是只有堅持真正中立的第三者立場，才可以免我們自身的分裂與滅亡」。這是走第三條路的重要。

「今日中國採取國際上獨立的路線，不但是不會孤立，而且對內可以獲得絕大多數民眾們的同情和擁護，對外可以獲得所有自立自尊的國家的同情與支援……」這是走第三條路的可能。

「我們若能奮發出自己的力量，足以使他們幡然覺悟於民族自由的不可侮，真理力量的不可抗；全亞洲民族的獨立自覺，會使他們認識真正世界和平的意義，所以我們今日所亟應探尋的，是真正保持第三者的中和力量，不扶中以傾乙，不抑特兩大以傲人；要獨立自主，自尊出路，自尊自律；在美蘇之間，作為嚴正的中間人，公道的仲裁者。」這是

本來，人類似乎都有一種心理：「求人同我」，個人如此；一個國家，一個主義，也是如此。美國固然恨不得全世界都變成美國，蘇聯也不肯讓一塊土地不插上紅旗。好啦，恰好中國本身就有著一種分裂，自然要各因其所愛，助一方而拒一方了。

這時候中國的問題就不是如何獨立自立，而是如何統一。可是統一又談何容易？如中國本身不能統一，她就是一個分裂的國家。正像一個人格分裂的人沒有健全的人格那樣，分裂的國家也就不會有健全的「國格」。那末，范冰白先生對「第三條路的一點希望」：「人有人格，國有國格，個人人格事小，而國格關係最大，第三條路即自謀獨立國格之辦法」。不過是一種奢侈的希望罷了。

再說，所謂第三條路實在應該解釋作中國式的路，那意思是說，蘇聯走了一條蘇聯式的路，美國走了一條美國式的路，中國既不該（至於究竟該不該，這是智者見智，仁者見仁的問題。）跟在別人民屁股後面走。自然應該走自己的路。

如果單從理論上說，「中國應該走自己的路」這個命題是沒有錯誤。一則是中國有著她卓越的悠久的文化傳統，這種文化傳統孕育出中華民族的「個性」，她不必強與人同，縱然不得不同，那也該是較於理之必然，而不該是出於摹仿或抄襲。二則，如說蘇聯或美國代表的是絕對真理，為着氣理的原故，我們應該偕同一方面努力，這也可以反駁，因為

「是路通羅馬」，把握氣理和實驗氣理是兩回事，不同的儀式可以接近同一的上帝。三則，從哲學上說，必定先肯定自我方能肯定宇宙，因我是「能」，是意識之源；宇宙是「所」，是意識的對象。

要中國走自己的路，就首先要把中國從分裂的局面改變成統一的局面，從戰爭的局面改變成和平的局面。這却又不是今天內戰兩造所各執持的方法能夠奏效的。事實告訴我們，兩年來的內戰，除了國內原有的點建設以破壞，予原本痛苦的人民以更大的痛苦以外，還有什麼呢！就再瞻望前途，誰又敢確說某一大造能消滅某一大造呢？這就是說：「革命」和「制裁」都不足以使中國走上統一的坦途。而且相反的，由於雙方既撕破面皮，仇人相見，更加眼紅起來；而人民只有在烽火硝煙中流離

飄渺以至死亡了。這真是國家的大不幸，民族的悲劇。

所以，當前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止息內戰。

我們又必指出以下的幾件事實：一，戰爭的兩造都沒有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和聲援，即是說都只用武力或宣傳性制勝着一部分人民。二，兩

都市的工商階層，戰爭對他們似乎沒有直接的利益關係，他們可左可右，也可以不左不右，於是真有些人或左或右了，有些人或既不左也不右，而最感覺悶悶苦悶的也正是他們。三，戰爭的兩造可以呼喊說：「如果你們這些不左不右的人參加到我們這邊來，戰爭的均勢不就打破了，而戰爭不也就早日結束了嗎？」這種不左不右的人可以輕便的回答：「

只要有一個人在他們兩造之間尋找出路，就表示你們兩造之間還有一條可能的道路」。四，由於內戰的長期打個不休，很多人已經厭倦了，對戰事的發展漠不關心，也不願再分別誰是誰非，他們有一個意識是，誰便誰打勝了都好，只要能安居樂業就成。感覺的麻痺是內戰的國物。五，的確有一部分既不左也不右的人企圖找一條中間性的道路（不是為個人，乃是為許多人，甚至為國家。個人的第三條路子很容易找，許多人的或國家的，就不大容易了。）六，縱使承認戰爭兩造的某一造代表的是真理，另一造代表的是「邪說」，而真理竟打不倒「邪說」，要不是其真理不身有問題，就一定是時機不成熟，又「奈何」？

看了這些事實，我們實在不能不提醒內戰的兩造，要求他們體念人民的痛苦，於「革命」與「制裁」之外，另闢一條停戰的道路。這道路應該由政治上的民主，經濟上的平等，精神上的自由，來做基石的。有了國內的統一才能談得到國格的樹立，國格的表現自然就是中國的一條大路。這一國格的內容，則包括著蔣先生所說的「獨立自主」，「自然自律」，「居間仲裁」，扶助弱小，以達大同等性質。但在國家走第三條路之前，必更國內的知識分子先以第三者的立場使內戰停止。從個人到國家，從國家到國際，一線的發展下去，方是踏實的，有根基的和平政策。管見區區，未敢謂是，供諸讀者，用求指正。

從「抵制日貨」說起

王恕吾

偶然在書店翻閱一本上海出版的雜誌，題目四個大字——「抵制日貨」！

十幾年前，就會悲憤的喊過這個口號，不料經過這些年——中間還有八年對日艱苦的抗戰，所謂「勝利」整整二週年的時候，我們又被迫的來喊這口號了。

這一代的青年的前半生好像就在這個口號中渡過了。雖然同樣的喊同一的口號，抗戰時主要的情緒是憤恨，現在又來喊這個口號，恐怕就是悲哀了。抗戰前我們是日本侵略的對象，我們受著經濟、政治、外交，軍事上多方面的侵略，以至於被壓迫出抵制運動，現在日本已經算是對我們投降了，我們也系列「五強」之一，再來談抵制，又豈只悲哀與慚愧而已。

美國爲了造成他遠東的反蘇前哨，組成遠東的經濟集團，並爲了事先準備對日和約的「既成事實」，美國國務院陸軍部和海軍總部聯合宣佈自八月十五日起開放日本私人對外貿易。消息傳來之後，全國輿論界各廠商聯合會，紛紛反對，然而我們的政府竟然不顧各方面的反對，不修民族工業的前途，還是開放了對日貿易。

雖然行政發言人解釋說：「開放對日貿易，限制機械，日貨暢銷絕不可能」，但是，與其事後限制，何如事先防範？況且以往各方面所謂「限制」的成績我們早已領教。吉普車，化妝品以及其他「限制」入口的物品，還不是早已充斥了我們的市場？在開放對日貿易以前還不是早就有了改頭換面的日本呢？誠然現在上海市面？我們還侈談什麼「限制」？據八月二十三日中央社香港電：「日貨在港市場已漸趨活躍，去年由日輸入五百零六萬八千元，向日輸出僅三十萬三千餘元，七個月以來由日輸入八百四十六萬五千餘元，輸出一百六十八萬元，入超七百七十餘萬元。」這七百多萬港幣的日貨輸入香港無異於間接輸入我國，況且這還是有形的正式輸入，那些直接間接的走私更豈只超過這個數目幾倍或幾十倍。日本的走私船還不是早已停泊在黃浦江上，還說什麼「日貨傾銷」！

「民主」的聲浪雖然已驚得人有點頭疼，政府既已不顧民意而決定開放，我們還有什麼可說！

「抗戰八年」最大的損失並不在人民的死傷與資財的散落，最大的損失倒是道德的淪喪，氣節的敗壞。卑鄙，貪污，無恥，只圖私利，罔顧大體，抗戰期間某一部份人送成了這個風氣，大發國難之財，「慘毒」之後又大發「搜查」之財，現在更變本加厲的想發「日貨財」了。痛心疾首，寧過於斯？

我們要識大體，要從民族工業前途着想，要爲民族生存着想，轉失求諸野，我們要表示民間的「氣節」還沒有喪盡，我們還有一點人心。在「總動員令」之下的「非常時期」我們既不能反抗對日貿易的既成事實，我們要選擇我們應走的道路。雖然我們的收入不能維持我們的溫飽，雖然我們已經把我們拖得半死，我們不能不顧整個民族生存的前途，而圖一時的便宜的去購用廉價頑銷的日貨，爲維持我們民族工業的生存，我們寧可飲一杯苦澀的土茶而不取人家遞給我們含有毒性的一杯清水。我們不能幫助人家飼養一隻乳虎，等牠長大起來吞掉我們。

由於過去慘痛的經驗，日貨也許不會成爲一時的「風尚」，但是現在却動盪着一個「美式裝備」的狂熱。一般青年人好像不穿一條美國軍褲不足以表現其現代化。玻璃腰帶，玻璃錢包，玻璃絲襪……成了一時的風尚，最低限度也要帶一條玻璃腰帶。由於近年物資的缺乏，乍見到這些五光十色的東西，不免使人動心，這一點倒是人之常情，但是可怕的是這個風氣的滋長。雖然玻璃製品並不嫌日本綿織品一樣的與我們的輕工業直接接觸，其妨害民族工業的發展又有什麼不同呢？多鋪一條玻璃腰帶還不就是少鋪一條土產的牛皮帶？

現在談這個話題，似乎有點迂闊而不嚴整，但是從遠大處着想却是極應注意的一個問題。乍一擇絕日貨和美貨也許會有很多人感覺不便，爲了長久的生存，我們應該暫時降低我們生活的水準！

我不禁懷念甘地手裏常拿着的那個「紡車」！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或民族，能離開了他們基本的生活模式來繁衍一種文化。一個不以基本生活模式為基礎的文化，必定是一個空洞而虛弱的架子，也不可能成為那個國家或那個民族自己的東西。

中國四千多年的历史，漢於好幾次受異族的侵凌，成爲被征服者，但在文化上却永遠征服了人家。這種成功，並不是一般所認爲的王道文教底勝利，而是漢族的農業生產比異族的游牧生涯要來得進步。因之異族在軍事勝利之後，它立即放棄了舊的生活模式，接到了新的生產方式，同時也繼承了建築在那種生產方式上的「文化」。這是漢人常引爲驕傲的地方。但與文化的接受一道，事實上異族却也在同時大批的接收了漢族營求生活的主要工具（土地），也就是在實際上剝奪了漢人原來生活的根本權利。這時漢人仍在欣然誇耀自己的文化征服了人家，其實是够「阿Q」的！漢人底這種不道文教高人一籌的想法，一直到鴉片戰爭時

生活文化與進步

燕京大學學生
戚觀光

還不會改。但是那種的農業文化，在工業文化的前面，却已是落伍的了。因之在又一次中外民族戰爭之後，「文化」上的戰勝者也不再是中國，而是西方的「蠻夷」了。

文化是一個概括的名詞，它代表整個生活
的活動，但是却以基本的生活營求活動為核心。
(或是基礎)。文化可以傳遞，一個國家或民族
可以深受外來文化的影響以至全盤接受，但
這種感染仍必須以接受其中的基本生活營求方
式為條件。否則那種外來的文化不會生根，換
句話說，他原來的文化形態也仍不能有重大的
變更。

或許有人以為中國也有資產階級，也有重工業，輕工業，何以不發生效力，建立起貨真價實的近代新文化？說這話的人，他就不會連想一想，我們大多數的人民，現在究竟還停留在那一種生活方式裏？我們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農民，主要的生產是農業，而廣大農村裏那一歲不都依然用着原始的生產方式：老牛破車？全國戶口中又有多少比例不依然是家庭生產的單位？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固然無法改變來集在一起用幾隻杯子夾同一盤菜的進食習慣，也無法消除鄉愚的迷信以及他們每天吃人競爭的生活觀念；自然也無從發生個人競爭的生活

氣。因之即令你不斷地如何拼命介紹調和美國民族性的美德或是西洋文明的優美和進步，但對整個中國的影響却依然是微小的——而且始終不能使我們脫離半殖民地的地位！也儘管你有多少人，已經在生活上幾近模仿了歐美的生活習慣，在科學上文學上藝術上接受了多少西洋文化的好處，但卻仍不足以成爲中國的新文化。代表中國文化的，至今還依然是那貌岸然的士人遊山玩水的圖畫，和那塑製繪畫俱精的江西手工漆器！這還是西洋人心目中的中國。這個觀念在西洋人心目中自鴉片戰爭以來就如此，我們並不能怪人家對我們認識不清楚，而是事實上我們的文化基礎確確實實還仍是那個老樣子。也因爲這緣故，我們甲午之戰敗於日本——而日本接受西洋文化比我們還要遲一即令是最近八年抗戰的勝利，也依然算不得是一個成功的大勝仗！這緣故就在日本的吸收西洋文化是從根本着手，人家主要的生活營求方式已進入工業時代，而我們却還退留在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方式裏，這近百年來，我們所學習的西洋文化，也盡是比紙面上的功夫，並且在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模仿上，所費的精力和金錢，比紙面功夫還要多。而且那些享受的文化傳遞，我們如何能得到根本的好處？

家的特徵之一。這樣一種生活上的隨從性，並且也在上層的文化形態中充分表現出來：不要說我們的科學、藝術以及政治一直都在跟着人家跑，就是在立國之本的教育大計上，也處處聽著人家。只要看學校裏所用的歷史教科書，你看自初中以至大學的外國史（或西洋史），那一本曾不提着歐美人的觀點來「地理上的大發現」那一章？「地理上的大發現」是說歐洲人找到通達美洲與亞洲的海上交通，並且從海上到達美洲及遠東開始殖民。這話從歐洲人說來是很通的，美國人說來也可以，但在東方說來，却有點表現「奴性」。西邊的美洲及美洲人，東方的中國印度及中國人印度人，早在耶穌紀元前就存在了，文化的開始和發展也遠比歐洲任何一國為早。何待別人來「發現」，以至「殖民」！固然我們也沒法否認近數世紀來世界歐洲文化中心的事實，但純從文化本位來說，我們這種沒有獨立觀念的隨合性，却也是十足的表現一種半殖民地文化底悲哀！

現在所謂「西洋文化」一詞，一般意義上好像帶有了一種民族性。其實却只是一個文化分類上的名詞。這一名詞所表達的涵義，不應該是指英國法國或是德國意大利或是美國的文化，而是泛指一種近代資本主義的文化，是指發生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上的那些文化形態及其體系。當然在結果上來說，兩者所指相同，但在觀念上來說，我們却不得不弄清楚。固然資本主義之必然發生於歐洲，是又有其歷史的條件，但若只是中世紀的歐洲大陸文化，而不加上資本主義，則決無近代的所謂西洋文明，我也現在特別說到這一點，是為了要強調指出現代所謂西洋文化的一種本質。這種本質，再說

一句，乃是中世紀歐洲的基本生活模式（這裏固已孕育著資本主義發展的因素）再加上近代資本主義的生活方法。

在這裏我們可以尋找另外一種佐證：橫跨歐亞兩洲的蘇聯，它在帝俄時代是一個完全西方型的國家。它十八九世紀的文化，也是一種全盤的「歐洲文化」。但是他廿世紀以來却始終沒有再成為所謂西洋文化」中主要的一環（如像美國一樣）。這就是因為自十月革命以來，他們社會主義化的生活營求模式，已終結了

他們「西洋文化」發展的生命，而以另一種體系另一種文化形態在世界上出現了。這個房子除了証實我們上面所說的那種生活與文化底關係及特殊意義外，還同時為我們自己作了一個提醒：我們實在是沒法在還是十八九世紀的舊生模式上，建立全盤的近代文化；也無法在還是半封建的農業生產組織上，建立起真正的近代民主政治！這都是些不可能的事。（就如以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來說，他的理論原是相互關聯的整個的一套：民權主義建立在民生主義的基礎上，民生主義依靠民族革命的成功，而民族革命的成功，必須以民權主義的切實實行來保證。這是一個循環，是分割不得的，更缺不得其中的一個。）

現在我們不能再妄想西洋文化在中國現在的社會基礎上有更大的發展和成功，我們也不必再事追求某些西洋文化的成果。不論在政治組織上，或是藝術形態或是科學發展上，我們都不必再作以往的那種夢想。事情已很清楚：

文化上趕得上人家，必須要使我們人民的基本生活先沒有問題，站得住腳。否則一切都是苟且的。原封未動的文化舶來品，它在這方面是一些無用處的。充其量也不過作為點綴門面的一些裝飾品而已！——「現實」並且也替我們證明：我們要跟在英國美國資本主義的後面往前面走，已經不行（那是一條死路）；要以蘇聯做榜樣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也辦不到（我們還幸不了那麼遠）。……

東方文化在世界上曾經難過，但後來是沒落了。這種沒落並不在文化本身的罪過，或是某種文化不行。不朽的「文化」在世界上到底是没有的，新生的力量究竟比舊朽的要大，「文化」這名詞本身也究竟帶著時代的性質，永遠背著時間的指標，我們無法勉強。人類的文化畢竟要進步，也在進步。有進步必有落伍，這也是歷史的規律，我們也逃不了。因之我們不必再對中國以往的文化作懷古之念，這是一心向前进，建立一些新的東西吧。東方的民族，命運倒多也是共通的。除了日本已會趕先在人民基本生活營求上追上了人家，以至能和四方列強平等外，其餘的國家和民族（連我們「四強之一」的中國也在內，不必掩飾），還不得不要求真正的獨立和解放。我們是還領導不了世界，但我們却應該起一個雄心來領導東方的民族和國家。要使我們自己不在已往二千年傳統的文化下感到距離和慚愧，我們也真該及時努力了！

努力的第一個起點，是要我們把自己的觀念弄清楚，方向走得正確。此後一步一步的走，終究是能成功的！

五 淹陷時代的無頭來
記憶中的十年前故鄉面貌在残酷的現實前完全破壞了，小橋流水，菜花如錦的田畴，變成這裏一塊廢墟，那裏一叢野草；破破爛爛的貧民窟和義塚野墳交互地佈滿在經

「儀尊大人？」（你找誰？）一個穿花洋布短衫的二上院外少爺驚奇地問我，因為他看見我在門外踟躕。我怎麼能不踟躕呢，暮色已經非常濃重地籠罩下來，這孤立在廢墟中的四間瓦屋從幼小時代就

和它那深邃的美，但现在却以破败的面目，孤立在完全生疏的环境里了。在我深刻的記憶裏，牠前面有條小河，河邊有四棵高大的楊樹，河裏浮着一河浮萍。牠東邊是一條更小小的小溪，溪兩邊排列兩行小桑樹，溪外是一片菜田，一直延伸到一望

外的南邊的村落，西面是則是則是
經過馬路是我故家，那是村落的中
心。北面是小溪環抱的一片菜田，
遠遠西北是衢州城高地。但現在
位置在什麼地方了？前面是用高大
的竹籬笆圍着的一家工廠，籬笆裏
下堆着大堆垃圾，東邊是秘密居處

還鄉雜記

(中)

本刊特約記者
黎曉紫

自中日戰起，抗戰軍興，華北各省，相繼淪陷。志士義民，多逃往後方，從事抗戰工作。棄鄉井於不顧，歷萬險而不辭，顛沛流離，艱苦備嘗，可謂難矣。其有專於事業，阻於環境，累於家庭，不能隨國軍南下者，則失國家之保障，受敵偽之蹂躪，生計斷絕，性命不保，而能不爲威屈，不爲利誘，忠貞自持，艱苦自守，甚或遭敵逮捕，困於囹圄，亦面白刃而不懈，秉正氣而弗屈，則其事尤難。若吾師江寧鄧先生文如即其人也。先生齋林祭酒，史學宗師，所著中華二千年史，骨董瑣記等書，久已見珍藝苑，蜚聲學林，承學之士，皆習聞頤之矣。至於先生卓識之驗，忠貞之節，則歷此次事變而益顯，勁草知於疾風，後驗歲寒，不其然

願。迨自日寇謀我日亟，持眾而發，浮屠之士，呼號叫奮，主張宣戰，以示其忠。先生以國力不足，獨抒慎重之論，浮華之士，咸譏笑之，不顧也。自事變既起，國軍初朝失利，名城巨塞，相繼失守，向之以抗日愛國自居者，感錯愕驚恐，不知所措，甚或降志事敵，甘爲僥
倖，先生獨以爲戰事既啓，義無反顧，以報正義，勵人以心爲己任。當是時，北平國立大學，先後隨國軍南下，長序操筆，生徒離去，燕京大學以係教會所立，巍然獨存，絃歌不絕，師生瞻局勢之傾危，深負任之重大，益以激揚人心，砥勵正義爲己任，風雨如晦，鶴鳴不已，雖然繫一向之人心，敵爲銜之刺骨。及日美戰起，燕京先見敵寇摧毀，著名教授及行政負責人

南冠紀事序文

雜文

南京大學教授 齊思和

員連這抱着十有六人，而先生年最長，體最強，
，友生弟子，咸愛之。顧先生已歿死，生於廣州，
，慷慨陳辭，不爲少屈，日人敬而憚之，屢時
百有五十日而見釋。先生在獄時，日以吟詠爲
事，成閉關吟百首。既見釋，記見釋，復此入
獄，經過及獄中見聞成兩冠記事二萬言，旋圖之
爲萬五千言，蓋子字皆實錄矣。同門蕭君正賦
，先生之入宦弟子也，以其爲一珍貨史科，固
不僅爲個人經歷而已，將爲刊印單行本，而會
思和爲文弁其端。思和愚昧不文，何足以先作
書，惟在同門中事先生略久，知先生事較切，
謹記先生入獄之原委以爲天下後世誠是舊者言
焉。民國廿六年八日廿五日于燕南園寓所

的茅草屋，猪圈，黃包車夫，小販，苦工等的家庭。西邊是一片廢墟，和一些後來搭蓋的外鄉人瓦房，住家和瓦礫的廠房，北面則是貧民窟的弄堂建築。這環境在說明着飢餓，頹敗，荒涼，貧苦生活的呻吟和不幸。

「還是——」我一時說不出金
額伯伯底名字，但已好像幼年時代
一樣慣常踏進他們家似的向裏走進
去了。抱着一個孩子的少婦向我問
大了吃驚的眼睛。

「金福伯伯！」我對坐在破舊木床上的一個老人叫喊，十年前集這是全村體力最強，身材最好的一個四十開外的農民，腰板永遠是直挺的，面色紅潤得像熟透的火柿子。但眼前閉目而坐的這位老人，背駝腰彎，滿面皺紋，蒼老得耳朵也遲鈍了，在我重復叫了一聲以後，他極驚訝地站起來，「哩，哩！」下了兩下，金福媽媽從燈坡間走到煤油燈的暗淡光影裏。

「啊，是你啊，阿蘭！坐呀，坐呀！」

我在她對面靠床的竹椅坐了下去，金福伯伯又木然地坐在床沿上了。金福媽媽抹着眼淚啦：

「你們都好啊，你們希望死多苦啊！死！死！死！還有我們的阿青，死！死！死！」

交，我們在同一塊地下生長起來的。阿青像他父親金鵬一樣，不太愛說話，見了生人就面紅口訶，拘謹得比新從鄉間出去當娘姨的鄉姑還呆板。但他是個勇敢的「戰士」，我們一同在私塾，在小學裏，始終坐在一起，打架的時候，有我一定有他；有他一定有我。他和別人爭吵的時候，從來不說一句話，在對方逼得太緊的當兒，他往往一言不發，走到對方面前，用拳頭比一比，然後，打起來。如果對手比他年歲大，體力強，被打得面青眼腫，他最多抹抹眼淚，從不哭出聲來。如果牽涉到兩人以上的時候，我們兩人永遠站在一起，年歲比我們大一點的孩子被我們打得哭喪奔逃，那也是常有的事情。因為我們身體的發育相同，又是永遠結伴在一起，別人家就叫我們雙胞胎。從私塾轉到小學裏時，一位主任先生，嫌我的乳名不好聽，就給我起了李學仁的名字，也不問問他是姓什麼，叫什麼，順着就給他起了一個學名：李學義。由此可知我們的模樣大概是怎樣的。

不能不考慮新的生活途徑了。在那情形下，我們開始離開了家鄉。
他在外面學了三年的印花染衛，由於一場大病，又回到了家鄉，因為他父母把幾畝地租給了王濬味精廠，由他母親的懇求，他從此到那廠裏去做一個照房助理員，職務是幫助管賬，管理工廠器材，把進出的貨物過磅，這樣一直做到在倫敦時期被人暗殺為止。在他被暴徒暗殺後，我會聽到從家鄉傳出的消息，說他是被日本人在街上殺死的。詳細情形始終不知道。

「我不加思索地問。
金福媽媽哭得更哀泣了，我上
分後悔，不該在這樣的情形下問她
這些，使她憶景生情重溫久已淡忘
的沉痛。

金福嬪嬪稍稍抑住哀傷後，便地所知的告訴我阿青被毒詳情：那是一九三九年初夏，上海在敵偽統治下每天有幾件暗殺事件發生，彷彿與失蹤或公開捕人的主使者大聯在競賽成績。阿青就在那樣打死人像踩死一隻螞蟻一樣平淡的黑暗時代，在那時法租界菜市路底拐角地方，叫暴徒對準胸膛放了兩槍而棄世的。遭難後，法租界當局的包打聽（偵探）與僞警局的便衣警察，盤問了所有阿青的親友。結論是說死者生前與人無爭，尋不出一個仇人。後來，問來問去，問到了他

曾代表工廠向母校的代理校長劉曉借款。據說：借款數目是四五千元，是學校把一部份田地租給工廠的租金。但那位總經理做偽勢力的僞校長，要求他那筆款子作他私人借款，阿青奉令到他那兒去了三四趟，叫他在租金摺上蓋戳，但是那位校長已用空了款子無法交代，就一再拖，一再堆。偵探們從這個線索，認為那位校長是嫌疑最大的殺人主謀者，碰巧他又聞風溜逃，把他和常在一起的一位教育員王君捕去交差。敵偽治下的警局或監牢，其設備與行政是可以想見的，王君在平白坐了二三日監牢無罪釋回後，不到半年也就追蹤阿青到地下去了。這樣黑頭案也就在主犯在逃的堅定下暫告結束，也就是說，從此完結了。在中國，一個人的生命向來是這樣容易被毀滅的，何況又是在敵騎馳騁，漢奸跳梁的淪陷時代。

除了把在逃的鍾某作假想犯外，還能有什麼想頭呢？不過話又說回來，據說那時正有一批職業殺人者低價出售，花幾百元殺死一條人命並不算一回事，那末，鍾某的下場毫不也是不可能的。金福媽媽抹著淚說：「姓鍾的殺千刀啊，害得我們好苦，阿青要活着，我們那裏會吃這樣的苦啊！阿青死得那麼慘，被他們打了兩槍還向前奔了兩間，門面遠呢。……」

金福伯伯始終木然坐在舊床上，像入定的老僧。

走出他們的家，已近午夜，望著黑暗中故家的廢址也無法憑吊了。

六 深深打動我的宇宙

默示

五月十日，為先父母落葬。上午陰雲，正午時太陽從雲裏探出頭來了。

遠在龍華古刹西面的墳地是先父母生前與族人自置的。在廣袤的麥田裏，只看見遠處的村落和疏朗而亭立的遠樹。墳地在一簇清冽小溪的環抱中佔地數畝，如果人類真的死而有靈，那末他們安眠在以自己勞力代價購置的這一塊風景如畫的地方，多少可以為他們生前勞苦奔波的生活換得一點補償和慰藉。

然而人死真有靈嗎？父親的遺體只剩了火燄的上身，燒得一團焦黑的遺體只有上衣的紐扣作了辨認的線索。母親的遺體始終沒有找到，落葬的僅是成疊了炮的衣冠的空棺而已。做子女的虔誠願望他們底靈魂來安眠在這裏。

六 深深打動我的宇宙

默示

走出他們的家，已近午夜，望
望黑暗中故家的廢址也無法憑吊了。
六 深深打動我的宇宙
默示

東洋赤化到南市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在風聲吃緊的那幾天，母親每天下午到舅母家去幫他們弄明天出賣的青菜，那知十日下午回家後，十一日的砲火在南市上空織成了大網。

「走南洋橋，南洋橋不通啦，走老西門，守馬路的兵也不許過去。只有逃難的成羣結隊地從飛機轟炸大砲砲擊的地方逃出來。但沒有阿哥阿姐，那天夜裏，你舅父一夜沒有睡着。」

據金驥奶奶說，如果我們把妹留下，父母爲了她一定早到租界逃難去了，因爲我們已全部分散，他們就死心塌地看守老家了。到十日那天，如果他們不要帶東西，也一樣可以脫險，但母親運走一批衣物到舅母家後，又回去和父親收拾什物，終於以生命爲身外物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其實，那是無足爲奇的，他們是執着的土地之子，是生

確是忠於這國家的老百姓。豎立起來，他們底兒孫，族人和親友在他們墳前垂頭默立，平凡的犧牲者遭遇難慘，但他們是永恆的！他們留下新生的力量，培育了新的生機，而憑藉暴力蹂躪真理與頭個黑白的法西斯侵略者又如何？曾經踐踏了大半個中國，想摧毀人類文

遠在龍華古刹西面的墳地是先父母生前與族人自置的。在廣袤的麥田裏，只看見遠處的村落和疏朗而亭立的遠樹。墳地在一條清列小溪的環抱中佔地數畝，如果人類真的死而有靈，那末他們安眠在以自己努力代價購置的這一塊風景如畫的地方，多少可以為他們生前勞苦奔波的生活換得一點補償和慰藉。

「過了兩天，至頭阿五喊着你舅父。『啊啊，你阿姐在彌陀庵前中了砲彈啦，還挑了一擔被頭想盡火下的老屋，而且還把母親遺體搬

長在泥土裏不肯輕易離開泥土的道路
地農民。那裏會有守土大吏那種隨
便放棄土地與人民的慷慨豪情！

在他們碑上，我題下了下面的
詞句作永恒的紀念，他們底運命也
就是千千萬萬在抗日戰爭時期犧牲
了生命的土地之子的共通運命。他
們的一生異常平凡，但就是在那樣
的平凡上，我們這古老的民族衍賴

人民在再度步入未來大悲劇的途徑之外，他們又能走那一條路？在這樣錦繡似的江南原野，就會着這樣平凡的民族悲劇的深切創痛，遙望着浩闊無垠的地平線，遐想着這地平線圓周內未燒燬燒的烽火，助陣的戰鼓噪音，我不能不為自然法則的宇宙默示所深深打動。（待續）

連我老師坡地上。以後的事情誰也不知道了。

了她這生命。那該錄的公式是表達不出他們那種平凡的。碑詞如下：

除了把在逃的鍾某作假想犯外，還誰有什麼想頭兒？不過話又說回來，據說那時正有一批職業殺人者，低價出售，花幾百元殺死一條人命。

然而人死真有無呢？父親的遺體只剩了火輪的上身，燒得一團焦黑的遺體只有上衣的紐扣作了辨認的線索。母親的遺體始終沒有找到，落葬的僅是成蟄了她的衣冠的空棺而已。做子女的虔誠願望他們底

老屋中彈斷腿，繼母，父親與伯母等攀身在火屋裏的情形，就連緊鄰的金福媽媽也不知道。一直到日寇佔領南市後三個月，一些偷盜

了滅絕生命。劉謙鏡的公式是被殺了，不出他們那種平凡的。碑詞如下：

「民國念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日寇燒犯湖南，父母隨軍士淪亡而殉難。他們是勤勞誠實的農民，一生在生活裡痛下做兒女的牛馬，約沒內

擴張中的蘇聯海軍

現 代 史 料

本刊特約記者
叢明珠

後臺，建立無敵陸軍之外，更實現着其夢寐不忘的大海軍計劃。

無論從地理背景，或自軍事的觀點來看，蘇聯都是個地道的陸軍性國家。因為地幅寬廣，關，地跨歐亞，四境多被陸地封鎖着，她的安全，主要是依賴着陸軍的力量，而非取決於海洋勢力。英國地理學家麥克氏認為歐亞非三洲，有一安全的世界大島，乃亞洲中心腹地，簡稱之為「心地」。他曾說過：「誰能控制東歐？」，便可管轄中亞；誰能管轄中亞，便可統治此世界島；控制此一世界島者，便能統治世界」。現在飛機航程日益擴大，新武器的發明日新月異，那麼麥克氏的意見，是否已失掉了時間性，或應加以若干的修正？回答是：對防空方面說，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度，總比一個狹而長的神經質的國家，有利得多。若目前在這「心地」的周圍，有三個主要國家鼎足而立，即中國蘇聯及印度，均得天獨厚。但衡之以國力，自以蘇聯為較強。目前東歐鐵幕早已完成，蘇聯陸軍，可稱無敵。如此看來，蘇聯的安全毫無問題，更無須疑鬼地忙於擴軍。退一步說，彼得大帝的傳統政策，又在沙德皇威廉二世的

，同時燃放，所有禮拜堂之鐘，一齊撞鳴，聲聞四境。最奇特者，則爲彼得之報功受賞。另有一人裝作俄皇，高坐帝位之上，廷臣十二人侍立左右，彼得自着水師少將綰服，跪奏阿羅之役，如何戰勝的詳情。假俄皇則謂其勤勞王事，功績優者，可擢升爲水師副將；彼得受職謝恩而退。表面看來，這是「製國變相」，細心尋绎，則見其用意之深，而用心亦甚苦。彼得爲要以身示範，所重職位之不得虛擲，而易諸將以試勝之心。二百年後，讀其軼事，當時情景，猶覺宛然如生。彼得曾說：「俄國的前途，胥繫於韃瓦河頓河和黑龍江口」。他從土耳其人手中，奪取頓河口上的亞速夫。修築運河，以聯絡各河系，一則便於商業的運輸，一則爲達成海軍的建樹。建立聖彼得堡，爲出入波羅的海的山戶。俄國海軍規模，爲彼得所建立；此後尋找出海口，追求暖港，遂成爲俄國的傳統政策。到加薩林第二時代，俄國又在頓河及地尼伯河下游獲得至黑海的出海口；在亞歷山大第二時代，又在黑龍江下游得到至太平洋的出海口。彼得的遺志，著若實現。俄國擁有豐富的木材，亞麻及海軍的貯備，惟因技術落後，祇求才於國外。但俄國海軍之建立，已召致英國的妒忌，正如德國的大海軍政策，被英國視若死敵一樣，因而多方抑制。克里木戰

戰爭，即其充分之表現。戰後巴黎和會上，英國堅持限制俄國在黑海的艦隻，海軍根據地，或兵工廠，甚且蘇聯船隻，被封鎖在黑海以內，不能外出一步。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中對馬一役，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在對馬島附近，被東鄉大將所指揮的日本艦隊所擊敗。給與俄國以慘痛的教訓。對馬海戰後，俄國繼續建造和補充。一九一四年。俄國在波羅的海和黑海的海軍，為三十九萬噸，並有三十四萬六千噸在建造中。第一次大戰期間，俄國海軍的有力單位，已增為五十四萬噸，在列強中，地位於最後第八位，在義大利和奧匈帝國之後。大戰末期，國內發生革命，所有船隻，一部在內戰中毀壞，一部又被干涉國家掠到外國海港。俄國革命前的海軍建立史，舉其華美者，可包括在「一勝二敗」一語中。一勝者，為俄瑞阿蘭之役。二敗者，一為對馬海戰，一為蘇聯革命是也。

(三) 紅海軍的建立及其戰績

蘇聯海軍，在革命以後，已失去了世界海軍強國之一的資格，蘇聯政府在三次五年計劃中重建了海軍，建立近代化的造船工業。第一次五年計劃，着重在建造運輸船和商船，第二次五年計劃的重點，是建造潛水艇，和改造沙皇時代的舊軍艦，第三次五年計劃，繼續建造所有港口、碼頭，和船場，皆加以近代化或重新建築。在此期間，有一事不可不提者，即在一九三六年德日義反共聯定成立，一九三七年德日開始無限制的建造海軍。這對蘇聯，是一種嚴重的威脅，這對蘇聯海軍的建設，却促成地加速的富有刺激性的因素。蘇聯的反擊如下：

一、在言論方面：

- 蘇聯的領袖們會指出列強從事巨大海軍的建設稱：「二百萬噸船隻已經或正在建造」
-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莫洛托夫在蘇維埃最高會議中演說稱：「強大的蘇聯，必須保有一支與其利益相應的並配得起我們偉大的使命的海洋海軍」。

二、在行動方面：

- 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八年，蘇聯海軍，實行清黨運動，海軍機構，頗多改革，海軍政策，已由守勢觀念，而改為一個侵略性戰略的政策。
-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將紅海軍與陸軍劃分為兩個艦隊，正式成立海軍人民委員會。
- 造船工業委員長泰夫索陽在一九三九年會晤史達林通過了在蘇聯秘密進行中的海軍政策，及建造的每一細目。據說這年，蘇聯的潛艇，已超過德日兩國之和。從此時到一九四一年六月德蘇戰爭止，蘇聯建造小潛艇比造大型艦多有成就。在此期間，會開始經由美國坎爾普公司，購買巨型潛艇，但無結果。

巨型潛水艇，以及七十隻的小型潛水艇，此外至少還有五十艘掃雷艇，和一百三十艘以上的魚雷艇，與未公布數字的碎冰船，艦隊的編制，分為（一）波羅的海艦隊，（二）黑海艦隊，（三）北方艦隊，（四）遠東艦隊，分佈於右：

(一) 波羅的海艦隊

- 司令 烏拉姆米爾·吐魯布茲（Vladimir P. Trubutz）上將

2. 根據地 列寧格勒

- 實力 有兩艘戰鬥艦（馬拉號為旗艦，和十月革命號），和幾艘巡洋艦（按其中當有三式四艘基洛夫級Kirov Class的）全國三分之二的潛水艇。

(二) 黑海艦隊

- 奧克第亞夫斯基（Oktyabsky）中將
- 根據地 塞佛斯托波爾，敖得薩，多瑙河口，姑弗羅西斯克；又在土亞布斯（Taybagh）
- 第一供給艦逐艦以下逐隻使用的臨時根據地。

- 實力 保持土耳其海軍實力的艦隻，有一般戰鬥艦（巴里斯卡耶可母艦，為黑海艦隊旗艦，是尼拉號姊妹艦），三艘老巡洋艦，另有新巡洋艦兩艘（相當為基洛夫型的），驅逐艦與波羅的海艦隊相等，潛水艇波羅的海艦隊為少。
- 司令 阿連尼·哥羅夫可（Arseny G. Golovko）上將
- 根據地 在穆爾曼斯克（Murmansk）附近的新羅斯福（Poltavsk）
- 實力 包括碎冰船，火船，水上飛機，艦

(三) 北方艦隊

- 司令 阿連尼·哥羅夫可（Arseny G. Golovko）上將
- 根據地 在穆爾曼斯克（Murmansk）附近的新羅斯福（Poltavsk）
- 實力 包括碎冰船，火船，水上飛機，艦

述記，艦載機和潛水艇。

(四) 遠東艦隊
1. 司令 伊凡·幼馬希夫 (Ivan S. Yumashev)
2. 據據地 海參威和波斯埃特 (Possiet) 濱
3. 實力 由蘇聯參加海洋戰鬥的船隻 (少數
驅逐艦，及其他更小的船隻)，以及將近
百艘的潛水艇 (一說為七十艘以上) 所組成。

海軍將校，皆由十四個設備完全的海軍學校畢業生來的 (另一說，有「在已建立十一個海軍學院中，愛即發展海軍教育」，「十四」與「十一」，孰是？待考)，全為青年。海軍的最高機關，稱海軍人民委員會，委員長尼哥拉·克拉斯尼梭夫 (Nikolai G. Krasnosev) 海軍少將，年方四十三歲，其參謀長伊·伊薩可夫上將 (Ivan S. Isakov) 上將，副參謀長史蒂賓諾夫 (Sternov) 中將。紅海軍的階級，除工程人員和水兵外，都和陸軍一樣。海軍要塞司令官及海岸空軍司令官，雖屬艦隊指揮，但都是陸軍將官。海岸砲兵和海岸航空人員，與其他有關部隊共同組成海岸防禦機構。在第二次大戰中，紅海軍負有防禦的職務，它與紅軍保持著密切的合作，茲將其任務及設置列下：

(一) 在白海和白爾特海的北方艦隊的工作，是保持對英美的海上航路之暢通。在協助蘇聯攻擊德國運輸方面，它自稱擊沉五十萬噸德國船隻。欲知其詳情，可參閱「北極艦航記」(齊華作，載中國海報刊號)

(二) 波羅的海艦隊，曾英勇的防護著列寧格勒，掌握住，關的恒果區域，並協助紅軍向波羅的海沿岸馳驅追擊，尤其在塔林和

東普士的海岸外，活動異常。德國對蘇聯被毀的海艦隊的封鎖線，為蘇聯海軍所突破，而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間，單就波羅的海一方面而論，蘇聯潛艇所擊沉的德國船隻，就在一百萬噸以上。

(三) 黑海艦隊，數德薩，塞巴斯托波爾，及高加索區沿岸一帶，身名卓著，會造出無人能否認的光榮戰績。

開 話 雅 爾 達

雅爾達「秘密」的由來，老實說，還不是因為美國為縮短戰爭日期，減少其本身損害，希望蘇聯早日參加對日作戰，便把中國的外蒙古和東北，拿來讓他人之擴充，以中國作交易之媒介物，政府為了面子問題，自以為勝計就計，忙趕上前去，以「小不忍則亂大謀」自慰；同時抱着英美責任所在，倘有變故，必不會袖手旁觀的僥倖心理，於是「中蘇友好條約」，就是這樣簽訂了。「中美商約」接踵而來……因此，造成國共糾紛的種因，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也是人人皆知的事實，更是不可諱言的事實。何苦魏德邁「不遠千里」借大批隨員，專家前來調查呢？

三月間三國外長會議在莫斯科舉行之際，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曾提議在會議中「討論中國問題」。當時經外交部提出嚴重抗議，由於英美的反對，蘇聯的提議，未被通過，可是美國却同意蘇聯「交換有關中國的情報」。中國是「五強」之一，關於本國的「情報」，怎能任人交換？可是，

在大戰的前三年中，紅海軍會發表共同聲明，敵人輔助艦隊這一級、防護海岸裝甲艦二級、驅逐艦三十七艘，潛水艇五十艘，及許多輕艇。紅軍空襲隊，擊落敵機六千餘架，本身也受損失。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有寫作二十二日者，恐係錯誤或印錯）蘇聯海軍總司令德林在頒布「致紅軍及紅海軍的命令」，盛讚紅海軍已在「蘇聯海軍光榮史上寫下嶄新之頁」！

此次美國更派魏德邁到中國「調查事實」，且來了個「中韓並列」，（中韓本是一家，中國對韓國，夙表同情。開羅會議時主席席會為力爭，始得通過允許韓國獨立的議案；戰後因為美蘇關係的尖銳化，美蘇為緩和局勢，便不履行誓言而逕自決定托管韓國）。不但無人敢持異議，且捧魏氏宛如「太上皇」或「總督」，有些政客們更大演其「告洋狀」，甚至有人懷叵測，深望美國最好與蘇聯幹起來。其實蘇聯在二次大戰中，元氣大傷，絕不想在最近觸怒美國；而美國人民的厭戰情緒，我們是可以想像到的。中國「內戰」已經使小百姓無法生活；若是美蘇真的打起來，這不是蘇聯紅軍開到中國，美國的原子弹投在中國？小百姓的生命財產都在在國際競爭裏，不要再想第二次大戰勝利的「美夢」，國家從此永無翻身之日了。所以中國實在需要和平，需要統一，唯有和平民主才能救中國，才能救世界。

讀者之聲

豪門巨富是有恃無恐的！

編輯先生：

貴刊第八期載有「豪門巨富在美洲的存款是怎樣來的」，那確是一篇針針見血的文章，讀後不禁出一身冷汗。

我常想國家好比一列客車，老百姓好比乘客，政府的官吏好比車手，現在開車的已經把車開出軌去了，那能不使乘客們感到生存的威脅呢？

在這窮困到萬分的現在，老百姓再經不起壓榨了！豪門巨富們應該結算結算他們的賬目了。

中國紛亂不一定完全是政治原因，經濟因素也不能忽視，只從政治着手非但不收成效，反為添本添亂了。在這種不健全的組織下，好人變壞，壞人更壞。試問現在貪懶枉法的大人們那一個不是受高等教育的？連倒學校教給他們怎樣食污喝？為什麼他們肯昧著良心掠取人民的血汗錢？為什麼要發國難財？……好人就淘得變成壞人，壞人更可藉着各種庇護作各種壞心病狂的勾當。

同時我們也要反过来問，為什麼「蒼蠅」只挨拍而「老虎」無事呢？為什麼這般人能得到頂保險的保護和極便利的機會，去營繕苟狗呢？為什麼征捐征不到這般人的頭上呢？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一日創刊
本期零售每冊四千元

北平東四牌樓胡同七十二號甲
電話東局（五）〇九九八

編輯者 現代知識半月刊社
編輯委員會

發行人 蒲正龍

發行所 現代知識半月刊社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北平書公府一號甲
電話東局（五）一三九六號

本上皇親德遇來了，妄妄政府
大員和社會賢達們都到那裏去告狀
，臺門們又吃了一番虛驚，其實

「巨富」是存在美国，而說這是
代表美國利益的。

讀者蒲一凡於上海

八月二十六日

北新實本經 本月四日為本店成立週年紀念日舉行大典
平書店刊處 售價以酬答讀者愛護之熱忱
地址：王麻井霞公府一號甲
電話：五局一三九六號